



09666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一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座師汪雅堂先生洎師母江安人文

嗚呼惟我汪師與自新安父丞當湖卑位多艱  
公猶黌校出訟父冤太守擲掄是何草墅日月  
未幾爲郡司理太守郊迎變化何駛士真難相  
夕死朝榮公于斯時寵辱不驚安人之智先識  
禍萌公在樵李神明豈弟士安其教民誦其恕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四登薦剡僅陟南署始踐亨途亦履危機太守  
墨敗乃公是疑如公之才不至金緋歸築遂園  
蕭然宴處佳客麗人揮腸接塵人壽幾何請看  
逝水遂營生壙死使我埋家貧不問子死不哀  
生平之樂惟有酒杯安人賢明出自令族相夫  
勤慎馭下慈肅晚佐公娛黽勉旨蓄公沒未幾  
安人繼之雙玉同埋宿草棲棲千秋萬歲樂此  
園池伊昔吾師浙闡分考所薦三人余更年少  
公曰汗血早當雄飛果踐斯言公喜可知憶在

南都得公手示爲我作傳以覺來世遂聞公訃  
狀公銘公未及奔哭十易青龍公身難贖公恩  
未報酬公溪毛公神鑒照

祭封編修陸公文

天景鑿景錄

嗚呼令子與余等契兄弟而翁吾翁在彼猶此  
公興于婺族望清綺上襲華構下開令子振藻  
園橋播芳梓里孰是令德宜享遐齡七十五年  
怡怡視履令子曰諱吾父老矣拂袖歸來屢召  
不起萬鍾何爲寸陰足喜天獎孝衷果及送公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二 二

我殮我舍必親必躬子情無憾天壽有終余聞  
公訃百感填胸每憶送祭丁丑之冬相見道途  
婆娑兩翁生後沒先久背音容又傷奔哭抱痛  
靡窮嗚呼同爲人親修短無定同爲人子有幸  
不幸公雖告殂而積深慶白雲亭亭涼風在楹  
遠托蘋藻以寫哀情公神在天是鑒是聽

祭楚雄守常公文

嗟乎余與公生同邑也長而同膠庠也鄉同舉  
也舉而同出新安汪師雅堂之門也仕而同南

雍也。余忝爲之長而公屬也。公徙官而不離乎南也。數載周旋腹心而道誼也。余歸而君楚雄也。握手離亭傷遠別也。公去而嫂氏留病不能俱也。公生兩雛長待行也。餘六十而始一孫也。公去兩年音書絕也。天末依依望公覲歸而握手也。訃音忽聞心驚疑也。旅櫬來歸經萬里也。嗚呼公爲人忠信廉潔才猷揮霍爲人謀竭盡心力終不告勞有君子長者之風一青羶三十年晚陟二千石未展其用客死萬里外名不登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甲科年不至上壽身沒之後家業蕭然寡妻弱子未免有衣食之憂亦可悲已余也追惟宿昔之驩深痛死生之隔敬申一哀而叙其意如此公神在天其知之也耶其不知也耶

祭吳霽宇太翁洎配凌碩人文

嗚呼惟吳之先承兩司寇公以昔孫鍾靈孕秀出後中河克嗣堂構配凌碩人壺德並茂卒柔嚴姑瑟琴並奏割田平量裁濫塞竇公與碩人一先一後用登其家陪于先授公才甚大僅舉

于鄉公車屢頓施而未光碩人之賢薦淑無傷  
貫魚以寵獲雄果雙是夫是婦宜壽宜康天何  
不弔潛神掩芒公隕癸未二孤尚稚食之教之  
阿母是視旣立旣婚曰吾已矣掃除一室奉柩  
而棲焚香誦經病不禱醫先定終制藏之篋笥  
臨終授子啟而行之去公十年而喪母儀令子  
仲庚與吾鷄驥幸聯婚姻高大非儷仰公及媪  
日月之際昔在淺土悠悠年歲今從吉卜將埋  
雙蛻乃陳生芻乃潔牲幣率子若孫就位而祭  
快雪堂集 卷之二 四

惟鑒芬芳幸無我棄

祭吳年伯德園先生文

嗚呼惟公之先館閣蟬聯公少多才作賦草玄  
五車四庫無不窮研發爲文章囊倒河懸才高  
數奇不逢何媿不在其身而在其子綸章錫公  
人爲公喜公襲衣冠塵蒙不啟與天爲徒不交  
俗侶名山遊目清泉洗耳仲子肖公文彩風流  
跡淹簿書心醉墳丘家庭之間揮洒唱酬諸孫  
林林捧觴奉羞如公之樂人間鮮儔胡不駐顏

忽嘆藏舟。禎與仲子。金蘭膠漆。仕臨吾鄉。舉同  
吾籍。近聯葭莩。遠托親戚。聞公之訃。有涕橫集。  
哭公不特。乃以事羈。敬陳椒醑。侑以蕪詞。公不  
可起。公神何之。其鑒芬芳。颯然來斯。

祭項少溪文

嗚呼先生。何以死耶。先生之才。具足康世。而僅  
參乎列藩。先生之文章。足以華國。而不登乎詞  
垣。所以攄先生蘊藉。而展先生生平者。庶幾職  
方之一試。而隨以投閒。先生之子。虞之庭堅。予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一

五

忝夙契。道義金蘭。方奏捷于禮闈。而先生病疴。  
漸以纏綿。予時賀先生于臥內。形神雖倦。而應  
對便便。爲述佳夢。頗有歡顏。豈意伯氏錦還之  
日。而遂爲先生埋玉之年。嗟乎先生名高行潔。  
器周識圓。朝想良彥。鄉推大賢。雖百身其願贖。  
而胡爲乎一疾之不延。遠近太息。親知泫然。予  
雖孱劣。服先生之教。而懷先生之惠。已銘心而  
戢肝。技淚陳詞。永矢勿諼。

祭袁六微之

嗚呼雲間社中君才且少與兄非之齊名異調  
吾黨先後霄途連翩二難同滯君獨路邊曳裾  
王門擊筑燕市班筆易投蘇裘終敝君更多情  
留連酒家歌殘廟緜淚洒琵琶有時一擲百萬  
立盡白首不移以至大困室愁青鬢堂虛綵衣  
君皆不顧聽人是非君豈無心猖狂自放巨魚  
失水終期破浪晚遭奇窮改服卽戎執鞭爲之  
以詭一逢天高莫問定命難侵猿臂不侯夸父  
鄧林邯鄲南柯無小無大烈士狗名焉論成敗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六一

歸葬余丘與父相望地下起居其喜洋洋我之  
別君方哭先子君也見弔揮淚相慰二十餘年  
空悲逝水哭君以詞呼君不起

祭彭欽之

余昔羈窮君最念我授食置壁義高今古羣彥  
如雲余才最駑賴君餘輝首玷圭組從此海內  
知有馮生羣彥繼之共振英聲君雖不遇亦享  
大名至于末路艱苦伶俜越石被刑冶長縲紲  
君亦何辜久乃昭雪昭雪未幾一疾奄忽天于

善人何其酷烈君之少也裘馬休休結客揮金  
片言山丘中歲偃蹇志在千秋力不抗命屢空  
長愁嗚呼有才如君胡爲蓬華篤行如君壽止  
六十天道悠悠孰云可必憶丁酉秋君應鄉闈  
據鞍鏖鏖余及見之而今已矣薤露可悲我之  
哭君炙鷄絮酒車過腹痛雖戲而厚仰德懷人  
昔者吾友

### 祭姚伯道文

嗚呼伯道其人如玉生于名家丹山鸞鷲媿余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七

晚交飲淳挹馥地產名茶君也多蓄白下武林  
歲遺相續余返家山君乎我期虎丘明月我至  
君歸再期湖上桃花始飛出門而阻從此長違  
一晤之緣天且靳之況其大者實命不齊傷哉  
伯道幸有兩兒清標玉映麗藻珠輝賓客滿前  
歌舞後隨法書名畫傾囊不辭孰謂君死死而  
名馳商飈始勁黃花滿籬我乘一葉于彼畫溪  
何以伸情絮酒炙鷄呼君不起涕泣漣而

### 祭曹鳳陽孝廉文

嗚呼孝廉侍御之孫老鳳將鷓待時飛翻胸羅  
五車筆揮萬言俱老公車何命之屯癸未之冬  
憶始識公常袁同遊笑語從容又十餘年而交  
公子片言投合遂成知己樽酒論文甲乙彼此  
或來武林或泛婁水退述相思淋漓滿紙公聞  
其狀爲之色喜小兒何知得幸太史余在白下  
公也遭艱歲月無幾復悲逝川聞公之訃于今  
一年乃子笄笄門戶獨肩内外公私苦心萬千  
書來云云余爲潛然乃子高才履困益堅霄途  
快雪堂集 卷之十一 八

乘雲而前

祭王逸季文

嗚呼逸季弇州少子才如干將莫可迫視精心  
舉業叅玄去滓捉麈相向開心傾耳竹箭之交  
東南之美余每相見弇州不死續集巨麗富于  
前編君任校刻至廢腴田剗劒初落君亦不延  
捧讀增嘔泣下潸然人傳君夢其言頗悉聖者  
在前坐而呵責君跪受教懺罪甚力甦而斷暈



祭沈超宗壻文

嗟乎吾與爾父石渠膠漆爾兄爾弟俱生京國  
戊子南歸里門赫奕父母夫婦金緋綸翟賀客  
滿堂英雛繞膝人曰德門餘慶無斁如何一旦  
道消勢易太史溘先觀察嗣失晚殲爾母門庭  
凄寂爾與爾兄煢煢呱泣爾父身後忝結姻戚  
高大非偶爾祖降擇爾屢我顧冲齡茂質揮洒  
大字逼人咄咄必爲令器綿爾世澤我在南雍  
爾至就室成禮卽行母疾孔亟姑婦相見首尾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三日次年仲秋余歸爾逆望日得雄報我喜色  
我時就爾作湯餅客周晬再行歌吹鼎沸武林  
長溪一水猶隔爾更就我買鄰僦宅湖山勝處  
花月佳集少長俱從爾常在側爾質奇穎寡嗜  
紙筆我以爲憂而爾不力名優歌舞古墨遺蹟  
晚更好奇小試黃白意匠所寄匪云其溺以爾  
之才回轆簡策輔以良友何所不入惜也天折  
虛其秀實爾之別我去年七夕兩月之間生死  
異域爾病遘歸萬分危急輕舟奔赴惟恐不及

瘠軀失故聲音乖昔再三托我文我墓石彷彿  
可辨誰不酸鼻勉進藥餌猶支數日幸爾到家  
骨肉無析爾亡三月又添次息爾有遺言果信  
無忒爾兄北歸形影單隻哀纏手足痛割琴瑟  
屢欲作文悲哽思戢月日不居周歲行卽念爾  
始死崩摧胸臆薄陳絮酒寫我悲戚素幃蕭蕭  
涼風淅淅爾神何之悅其來格

祭蔡太學文

余昔擇地余溪往還識君父子倒屣邀驩父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二

十二

叅軍先澤綿綿君遊北雍六館名傳宜振家聲  
克中青錢如何不篤命之不延君之仲子侄女  
姻連吉凶慶弔情非漫焉余仕南國四年之間  
交臂相失宿草芊芊笑語不聞素幃寂然寡妻  
慘結愛子悲填況也老親抱影閩天滿架詩書  
負郭桑田庭階之下森森芝蘭人誰不死君死  
也安不彫不琢乃純乃全彭殤可齊誰非大年  
君神何之恍在余前敬薦溪毛侑以哀篇

祭吳仲虛文同黃貞甫虞長孺

嗚呼仲虛多情嗜義于吾三人足稱臭味去歲  
別君以葬伯兄窀穸未幾疾病忽櫻朱夏計聞  
人倫傷悼而況吾黨交非以貌雙雛尚幼誰支  
素封寡妻猶子輔車相從始君哭兄情悲意激  
金石之文吾輩握筆曾未再朞條而哭君孰是  
敝帚忍爲君文以君忠朴好行其德宜登大年  
而不五十爽鳩之樂牛山之哀古今一揆大悟  
孰開君于三寶給孤戰勝一滴在海窮劫無竟  
我信君神必越霄途散蒸桂酒屢舞婆娑君庶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我歆其來徐徐

祭黃端甫長公文

嗚呼公副憲元子學士喆兄竝爲國華益振家  
聲每憶丁丑公車同業學士指南公任確切俄  
而同舉遂玷石渠公亦高騫徘徊鳳池尋擢栢  
臺自南而北例始于公出按南粵霜威所向部  
內肅清品流無濫苞苴不行如公才望雅操冰  
雪臨事若驚憐交如熱宜登三事其用始盡胡  
爲閩臬遭廻不進公曰命也林居可樂學士同

時亦違紫閣。偕我兄弟集。我賓朋。教伎徵歌鼓。  
瑟吹笙。余老西湖客。視故鄉。至必訪公。留連杯。  
觴。公或出遊。顧余湖曲。必載聲歌。驩呼達旭。學。  
士捐館。先公五年。人壽幾何。樂者爲賢。公性真。  
素謙。冲自牧。自困而亨。進退維谷。開口而笑。歲。  
月幾何。經時不面。以哭代歌。公之令子。余之門。  
生。咫尺霄途。旦暮勃興。公何不待而卽。長夜。羨。  
公暮齡。猶添玉樹長。君能兄。公亦何憂。雙枝並。  
秀。慰公山丘。同籍故舊。彫落八九。余忝靄光朝。  
快雪堂集

卷之五

十三

神

祭葉章含給諫文

嗚呼。余昔癸未。分校禮闈。頗稱得士。君名最馳。  
初閱君卷。才氣奔佚。首薦不能。竟置二十。鄉會。  
同名數。或宜然。庶幾詞館。顯君如椽。君更有志。  
雕蟲。是恥。竟不入試。願宰百里。初試金谿。再蒞。  
蕪湖。不畏強圉。惟工撫摩。媒妁司理。謗書非一。  
君曰。有命。竟爾得直。天子召君。置之諫垣。權姦。

斂戢避君直言更以才名司衡楚試羽毛齒肉  
悉爲國器晚議東事曲突無功君籍可削君名  
愈隆歸來十年課農教子上終用君一疾不起  
君年已矣其用未盡君有子三庶恢餘燼媿子  
林壑屢登君堂焚枯酌醴白頭相莊君素矯健  
偶疾何害不謂纏綿醫藥不迨君沒無幾外侮  
忽侵豈知下石昔稱斷金一歎一生交情乃見  
翟公所書古今何憾白日易匿長夜悠悠哀君  
就殯行卽山丘敬託短素寫我長愁君何之乎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十四

有淚沾裘

卷之三十一

十四

長豈明千古昔無金一火一三書  
斷夾何害不謂纏綿醫藥不迨君沒無幾外侮  
林壑屢登君堂焚枯酌醴白頭相莊君素矯健  
君年已矣其用未盡君有子三庶恢餘燼媿子  
愈隆歸來十年課農教子上終用君一疾不起  
君年已矣其用未盡君有子三庶恢餘燼媿子  
愈隆歸來十年課農教子上終用君一疾不起  
君年已矣其用未盡君有子三庶恢餘燼媿子  
愈隆歸來十年課農教子上終用君一疾不起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祭文

祭鄒母羅太君文

嗟嗟太君壯失所天篤生令子爲國擊姦三仕  
三已直節如弦所傷聖善一命未沾况未舉孫  
寥寥膝前是母是子天壤之間其名則侈其福  
未全余于令子幸爲同年兄弟之契膠漆椒蘭  
而母吾母休戚共焉爾瞻南仕再辱周旋問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三

起居步履仙仙猶秉家政出入米鹽八十大慶  
余作壽篇百斯于斯語短情綿曾未幾何訃音  
忽傳姑媳并命令子悲纏方今運否拯救惟賢  
朝野喁喁首屬爾瞻雷霆霽怒雨露且覃億兆  
咨嗟傷母不延嗚呼人命如電芭蕉匪堅漚起  
漚滅何後何先古稱不朽立德功言令子庶幾  
母也並妍蓬萊絳宮乘雲往還絮酒隻雞千里  
告虔太君有神鑒此芳荃

祭鄧太夫人文

惟母之賢海內所欽宜婦宜母式儉式勤既壽  
且康而晚見孫伯兮仲兮捧觴欣欣胡不干齡  
吊者在門某等始筭詞館尋側南雍幸居仲後  
式範飡風仲欣亦欣仲戚亦戚母計遙聞心驚  
涕出嗚呼哀哉仙耶夢耶百年暫戲生死哀榮  
惟母則備母壽有終母名無已涼風既生白雲  
英英總幃颯然母神如存薦羞陳辭母庶來歆  
祭屠母趙太君文

於惟太君女士之英少茹荼苦晚逮榮亨有子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二

六人惟季也才華搖星斗名走風雷才高數奇  
遂逢謚詠握有鴻寶囊無金錯綵衣媚影菽水  
含春是母是子陶然天真惟余駑乘令子同舉  
傾蓋投分一笑心許令子領邑余旋歸里偏舟  
婁從倡子和汝起居太君溫然色喜若母吾母  
視余猶子每憶庚辰太君抱孫余偕君典千里  
及門喜噉湯餅戲訂姻婚沈姬免身天惠得女  
緘書清溪願諧宿許余忝譽修宛陵是征一段  
奇事千古交情爲歲幾何而我三士或死或生

或出或處浮雲列缺須臾轉徙白髮素心東海  
橋李人壽七十古云希有而况太君九十九又九  
以望百齡旬朔之間海內知舊徵詩綴篇賀客  
填擁將在新年如何殘臘委蛺而仙所可喜者  
沈女初歸銀河畢渡寶婺藏輝易笑而號更賀  
以吊凡我同心千里共悼夢禎小子守官陪京  
不能赴哭我心忤忤不腆之儀緘以蕪詞太君  
有神其式臨之

祭于母虞太安人中甫母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三

三

女祭

嗚呼太君戢耀玄冬首春而計我懷忡忡太君  
之生虞實望族出嬪高門夫賢子淑子淑且多  
仲也白眉癸未禮闈余幸舉之惟昔叅軍亦叅  
交籍是父是子廿年膠漆歲非龍蛇殲我叅軍  
太君繼之喪禍孔殷我聞仲病病甚幾死一息  
僅屬奈何堪此仲喜而喜仲悲而悲蒲伏千里  
咨嗟涕洟仲既聞道當一死生藏山非固逝川  
不停要言玄論親必熟聞譬如久假欣返其真  
况于太君死而不死玉樹青葱庭階具美善哉

慶餘後當鵲起窀穸相從亦何憾已我之來思  
夏雲始滋敬薦溪毛緘以哀詞太君有靈式降  
于斯

祭丁母李太君文

嗚呼太君長孺之母賢子賢夫雲霄接武榷楠  
在山蛟龍出淵源潔流清於理則然每憶已卯  
請告而南始識長孺弱冠之年喜其開敏期其  
飛翻果克有立爲時豪賢制策夕奏抗疏朝傳  
首犯忌諱指斥神姦憂時賈生懇惻陸宣章雖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四

女祭

寢閣清論歸妍旋從喪疚歸臥雪川太君安養  
彩衣仙仙天地四時猶有消息乃順世論將母  
而比謁選中舍鳳池翱翔太君忽病醫禱萬方  
終不能起廣柳扶將擗踊哭泣哀感路傍嗚呼  
太君閨譽夙彰宜婦宜母慈儉溫良譬蕤旃檀  
表裡皆香况有令胤助其聲光余忝通家廿年  
世誼守官陪京不獲躬祭乃獻溪毛佐以荒詞  
太君之神宜無不之赤霄絳雲恍鑒于斯

祭李淑人文顧元菴司馬元配

天佑國家而生賢佐必生英媛陰教是輔於惟  
淑人作嬪高門巍巍司馬位高望尊淑人治內  
沼沚蘋蘩天子曰咨綸綍宣恩淑人有子雙聞  
詩禮况衍孫枝瓊瑤濟濟司馬東山物望攸寄  
蒲輪方來婺星先逝莊氏鼓盆潘生悼亡司馬  
多情哀至則傷况也淑人淑慎端良天胡不憖  
失此孟光日居月諸窳窳倏忽同穴之誼大痛  
難抑余於司馬忝附石交淑人之賢通家所高  
雖限江海一葦非勞乃不能前遠寄溪毛淑人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五十一  
之神玄宮絳霄倘鑒斯文忽下靈鑣

祭陳母林太孺人文

嗚呼陳母淑且莊兮從子于官壽而康兮子爲  
清郎客滿堂兮被服仁義椒蘭芳兮有甘有脆  
慰母慈兮含飴弄孫時娛嬉兮年滿八十步仙  
仙兮千秋萬歲賀觴前兮如何一朝忽長歸兮  
賀客未集吊者隨兮吉凶糾纏信無倪兮而子  
脫穎出余門兮歲踰十五離合紛兮萍聚白下  
如肉骨兮同憂共喜捐形跡兮樂母之壽悲其

逝兮而子傷摧寧忍睹兮閩天遙遙秋風厲兮  
素旒翩翩廣柳邁兮路人含酸矧氣類兮溪蘋  
泚毛寓一哀兮惟母有神颯然來兮

祭王母朱夫人文

嗚呼名臣名媛相待而生世道之幸家道之亨  
台星婺宿雙照婁水夫人師相一彼一此峩峩  
夫人笄而嬪王以迨白首靜一端莊孝孚七箸  
仁洽烝嘗親賓僕御上下肅將師相生平怡情  
寥廓世故家事多所遺落夫人相之拮据斟酌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三

六

家衆千指悉稟畫諾師相在朝一德格天至于  
勇退東山冥然實賴夫人琴瑟韋弦如何一疾  
大命不延天於夫人既隆其匹胡薄其筭袞不  
滿七天於師相既遺之佚胡奪其配衰年毀瘠  
吉凶之故巧曆難齊所以達人鼓盆而嘻何況  
夫人生榮死哀有女而仙有子而才森森玉樹  
長于庭階前因深植後福未涯豈涉冥途必踐  
蓮臺上真接引鸞雀往來夢禎小子門牆二紀  
恩兼生成情通憂喜不腆芳菊緘以蕪詞涕豈

無從肅然在斯

祭沈母王孺人文

嗚呼孺人之歿寒暑再周生存華屋忽焉山丘  
人道何促玄塗何修哀哀子婦聚哭松楸僕御  
喟嘆親戚涕流稱未亾人八歷春秋攢眉蒿目  
宵旦以愁于今合并魂魄嬉遊况從尊章定省  
非悠人間永隔地下相求二鷁有才克紹箕裘  
佳孫襁褓氣可食牛孺人後福如川東流余忝  
年籍太史辱收矧連昏姻共喜同憂敬申薄祭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七  
清醴庶羞溪毛雖微可薦諸幽神無不之恍卽  
斯歟

祭張母文

夫人有聞以子君一君一之才南金少匹余昔  
南雍校藝相得喜魁大廷承明載筆母訃忽聞  
煢煢纏戚賀者在門吊者在室母之於子何必  
已出美疾滋毒生我必石何況慈幃惟順無逆  
君一有成翳母之錫朱芾方來白日遂匿生死

榮哀食報靡極

高目在子今  
一而長受也  
弱注今萬經  
也  
聖齋君子賦  
聖慶中而長

祭李母吳太孺人文

懿哉太君封公之配篤生令子英英國器令子君實特妙文章余忝切磋喜其名揚如何一跌尚淹花署別親三年南雲婁顧母故多病藥餌尚支如何一旦生死別離令子辭歸朔風淒緊父子相見聲吞淚盡而翁之起備嘗艱辛太君相之宿著勞勤子顯而顯禴翟初錫宜享百年天不可必令子有女字我沈甥吉夢是踐欣然締盟沈甥忽孤悲纏令子千里緘詞嗔生勞死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三

八

禍福糾纏兩姓共之通字之誼不勝淒其太君之壽已踰七帙有子而貴如東之日再命三命華母于幽母也何憾翛然山丘

祭沈親母

嗚呼孺人吾女之姑義以教子勤以佐夫視身率下閨譽日孚胡不百年而卽玄廬傷哉親翁需次京邸哀書忽聞痛纏故里兩鵷兩婦視殮視含秋風掩涕夜月懷酸曾母儀之勿待何朝露而溘先嗟乎惟死與生如夜與晝賢聖凶愚

何怛何就孺人有子俱才且賢夫稱盛德不愧  
所天善積慶餘瓜瓞綿綿孺人有知其必欣然  
祭周母王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奉議之配令德令儀宜外宜內愛而  
能教儉而能施生有嘉聞沒之餘思余之仲女  
宜人長媳白髮青裙曾瞻顏色日月幾何窀穸  
已及玄冬初啟舊穀既沒痛深子婦哀纏親戚  
玄旌搖搖素車磷磷華屋日遠泉臺日親我肴  
既馨我酒既清泫然出涕以祖其行嗚呼宜人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九  
夫賢子好人誰不死宜人壽考况從奉議一丘  
共保宜人有知一笑雲表

祭亡女文

眞實居士歸自白下其明年己亥三月之晦始  
克造海上卽吾亡女之殯宮呼其神而祭之於  
是吾女之亡三年矣傷哉嗚呼謂汝眞死音容  
宛爾謂汝不死呼之不起汝傷汝痛命胡止此  
汝母早亡所生惟汝汝又無兒汝亡已矣吾首  
舉汝時猶弱齡汝母產暈幾殞厥生吾實腹汝

自夕至明。惟時旣望。春樓月盈。吾戲指月。錫汝  
幼名。月之晦朔。窮于三旬。汝筭應之。厥兆已成。  
自汝生後。吾逢百罹。幸登鄉薦。陽和始回。汝字  
高門。繞膝娛嬉。明年落羽。八月喪妻。汝纔五歲。  
覓棗與梨。賴曾王母。晨夕提攜。其又明年。娶汝  
後母。就室于杭。將汝共處。先時沒母。忽夢婦姑。  
一壯一少。挈一女雛。曰此而女。而善撫摩。及既  
見汝。始悟夢事。形容長短。儼然肖似。吾母吾妻  
降鑒于是。以故後母視爾。彌至其又五年。吾始  
快雪堂集

卷之三

十一

登仕。或返柴荆。或娛帝里。吾女必俱。且挾二子。  
憶昨嫁汝。壬午上春。忽踐燕路。汝留海濱。秉燭  
有篇。聊寫苦辛。明年吾歸。以哭先人。爰迫罹謗。  
青山食貧。十年之間。多居武林。海上往來。跋涉  
勞勤。吾憂共憂。吾欣共欣。吾旣賜環。佐鐸南國。  
汝從所天。卒業樸槭。入奉起居。出娛琴瑟。平生  
愉快。此其一日。吾再南擢。汝送至吳。別時感泣。  
語絮情多。曾未踰年。而涉幽塗。璧碎珠殘。蘭凋  
蕙枯。汝之亡也。以哭愛子。母子并命。四日首尾。

先時汝母將弟暫歸忽兆神籤骨肉當離亟行  
過里聞汝失兒知汝情至宿病難支速遣二弟  
往護視之仲弟先至汝已瀕危執手訣別語委  
神悽父母之念覩縷其詞傷哉吾女何爲至斯  
吾在官署兩夢墮齒先哭爾叔嗣又哭爾不自  
殞滅延禍無已竊念吾女生而明智孝經女訓  
略舉大義精曉絲桐傍迨曲藝裁縫織紉特其  
餘事篤孝尊章敬禮夫婿晚遭舅病割股和劑  
淑慎其身終溫且惠先妻淳篤而汝穎利芝草

無根孰云母氣乃俱短折矧無遺類吾旣衰老  
雪鬢霜髭又以無用爲世所遺惟骨肉間可以  
自怡奪我慧女誰庇癡兒母氏多憂九折逶迤  
翻量酸醎誰與共之吾女方逝小妹及筭出閣  
未幾忽生佳兒歸寧往來念汝益悲我來海上  
歷汝房幃想汝生存語笑歡愉而今已矣魂其  
何之人耶天耶道亦多岐生旣英敏死必有知  
酌汝芳膠佐以哀詞其脫苦趣翱翔天衢

荃兒海鹽沈氏子。余長女所出。小名狗狗。余易之。荃兒家人呼熟。仍曰狗狗。生丙戌四月戊子。死戊子正月乙巳。其死以痘。首尾三歲。計在世六百一十八日耳。傷哉。余亡婦早世所生。惟嫁沈氏一女。女惟此兒。又多病。再能生育與否。未可知。是余亡婦遺種。惟此一塊肉耳。奈何可死。荃兒初生。余至海上視之。抱置膝上。令鑷工淨髮。骨氣清堅。啼聲有力。甚喜。歸告余。婦謂必易養。後余女兩攜之。至杭。初至。右耳生毒流膿。面

色清瘦。顧神氣無恙。任兩月餘。易乳母而去。比再至。則甚黠。能伺人嗔喜。爲去就能呼娘及爹。稍久。能呼外婆。呼余亦曰爹。初見余。攝冠帶。則驚喜相視。余與外氏並居。外氏兩世俱在堂。亦漸能以尊行呼。送目動頭。倏忽會意。闔門大小無不人人憐愛之。兒不畏生賓客。至者亦不避。或相傳抱持。以爲笑樂。與之酒。則喜。能盡一小杯。兒太露精彩。亦疑其難養。察其所生支干。甚吉。兩目炯炯。射人。周身骨相。無一合難養法者。

獨坐好盤膝類僧人跏趺。余婦曾一言之。然愛  
憐之甚。萬萬不慮有此也。舊歲秋冬杭城痘疹  
盛行而全活甚少。荃兒在甚爲之懼。竟無恙以  
十一月廿二日歸。余適有事。攜李先一日出門。  
不及送。荃兒母子歸。問荃兒去時作何狀。婦曰。  
荃兒出門矣。復入中門返顧而去。蓋戀戀云。荃  
兒喜弄猫及乳狗。牽尾曳足。惟兒意聞沈氏亦  
有乳狗。恐母護子。或驚荃兒。戒乳母及婢謹視  
之。勿令近乳狗。如居杭時也。荃兒在此尚不能

獨步人扶之。則行如飛。比歸遂能行。且能言。日  
對母道說。居杭時事。計荃兒別去兩月耳。頃十  
九日忽聞其出痘。余夫婦倉皇驚問。得其狀甚  
凶。已九日矣。急遣奴子視之。比至兒遂斷氣。又  
二日奴子還聞荃兒訃。傷哉。是余婦訣兒於中  
門返顧之時。而余則又先一日矣。其日余忽忽  
出門不及。再三撫弄兒。豈知其爲死別哉。哭荃  
兒。因念其母。方居杭時。兒或跳蹶。母聞啼聲。倉  
皇驚悸。呼婢誚責。雙淚欲落。一旦失掌珍。其痛

楚崩裂不知何狀。相去兩日程。不能飛往視之。  
念荃兒母子。因痛亡婦遺種眇然。不知此後尚  
能衍此一脉否。傷哉。昔唐顧况哭亾子甚痛。作  
詩云云。亡子地下聞之。請于司命者。再生爲顧  
氏兒。卽非熊也。吾壻女於荃兒。哀酸思念之情。  
不減顧况。荃兒有知。或再生爲沈氏兒。以大其  
門。未可知也。乃遣老婢賚山楮一束。金銀錠五  
百。至瘞兒所。焚而告之。且述余哀情如此。其詞  
曰。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一

有兒而死。不如無兒。黠慧而死。不如愚癡。嗚呼。  
荃兒爾生兩周。而居杭者半載。於茲爾父母愛  
爾如眼中珠。想爾跳地爲笑爲嬉。親我就我。百  
態千奇。爲爾設榻。乳母共棲。爾歸兩月。榻猶未  
移。豈知生別。遂爲死離。泉臺無骨肉。爾皇皇乎  
欲何之。死者可生。爾何不請於司命。如顧氏兒  
再生。沈氏富貴期頤。爾旣能言。當解余詞。爾豈  
能悠悠地下。聽爾父母之號痛而崩摧。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三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四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策

問易稱天地交爲泰不交爲否君臣亦然  
三五尚矣漢唐而降治不逮古亂亡相  
繼豈其君臣未嘗交與抑所謂交者非  
也本朝高帝開基列聖纘緒二百年來  
熏爲太和夫亦同心同德之臣是賴其  
所謂交者亦能揚厲其萬一與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一

皇上踐祚崇禮儒碩躬親講幄又間行召對之  
典官府一體中外謐寧蓋交之效已邇歲朝講  
久虛章疏寢閣中外大僚或缺不補大臣請告  
縻不聽去識者有錮賢廢事之歎堂簾之分日  
遠釜鬻之形已成不交甚矣其將何道以通之  
與雖曰神聖莫及然萬機獨運得無煩且勞與  
茲欲聯上下之交回泰道之盛必何術而可諸  
士概于中素矣其遂颺言之君與臣勢相隔也  
然而道相成也相隔則君疑于孤臣疑于卑而

相成則君不得臣無以分其猷臣不得君無以行其志臣無以行其志則山林之中何不得焉而君無以分其猷則豈能以一手一足獨運天下而安其尊哉故君之求臣急于臣之求君知此則知交之義已天地之交不交而否泰異焉君臣之交不交而治亂分焉其始之離合在幾微念慮之間終之醞釀極四海九州之大故君若臣不幸而至於不交則爲臣者故宜兢兢于下積誠以爲感通之漸而爲君者又何忍不慄慄于上以天下爲恣睢而輕士也哉愚觀唐虞之時堯舜以至聖垂衣拱手于上而四岳九官之徒都兪吁拂于下明良喜起之風千載可歌已降而夏商又降而成周其佐理之盛雖未足比隆唐虞而詩書所稱亦可以雄視百代下此則漢唐宋矣其君僅雜伯雜夷之至其臣亦功名富貴之儔當其盛時上一心以盡下下一心以媚上如高之於三傑也光之於雲臺諸臣也太宗之於房杜而玄之於姚宋也藝祖之於普

而仁之於韓富也。雲龍風虎，聲應氣求，亦各一時之懿。詎可謂不交也。特其所以交者，不以道而以功，不以德而以力，故其君臣之間，始終之際，多不能盡善，以追三五之隆，有由來矣。洪惟我朝太祖，以神武開基，列聖以守文續緒，其間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或宣猷廊廟，或殫力邊疆，或竭節于天造草昧之時，或攄盡於重熙累洽之日，師師濟濟，炳耀後先，所稱同心同德之臣，非耶。然豈諸臣之獨賢，亦太祖列聖所以盡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常規也  
征易  
吉注  
泰

三五已也  
受之篤進  
王其  
王維  
音

其用而結其心者，有以先之也。交之本也。我皇上躬神聖之資，闡彙征之路，臨御以來，孜孜理道，賢無遠而不登，言無疎而不入，寄腹心于者，碩付公論于外庭，以故大法小廉，內寧外謐，庶幾哉稱泰交之盛。邁迹三五，而漢唐宋諸君遠在下風矣。乃私憂過計之臣，輒謂堂簾之分日，遠斧鑿之形已成，何耶。此其故有五焉。人主臨御如日在天，常處法宮，雲霧掩蔽，天下何由瞻仰。故形廷之御，不宜久虛也。六經諸史，洎祖宗

訓錄開人識見細旃之上優游啟沃弘益自多  
况見賢士大夫惟此一時而忍令隔絕故金華  
之席不宜久輟也二三大臣邃於學問老於世  
故鬱忠赤于胸懷以待咨詢久矣故召對之舉  
不宜久廢也防口如防川川壅而潰所傷必多  
况集思可以廣忠何忍置之故公車文牘不宜  
停閣不報也古者官修其方一官缺則一事廢  
但不及私昵可耳先虞其必私昵之及而縣其  
闕不補是懲壹而廢食也故推用之章不宜一  
快雪堂集

卷之五十四

四

槩罷也皇上神聖羣臣莫及卽所稱五者豈遂  
不關聖慮以爲故事冗員有無不足爲損益萬  
幾雖夥獨操獨運足矣安所見煩且勞也豈知  
天下大器受之祖宗受之皇天獨智不能操獨  
力不能運故必與天下之賢者共之故唐虞之  
時門曰四門恐一隅或塞也聰曰四聰目曰四  
目恐一方之見聞或壅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  
耄期猶勤而禹益之徒猶相與箴規不已上之  
勅下曰汝無面從而有後言下之告上曰無若

丹朱傲夫舜之無傲而禹臯之無面從卽三尺  
豎子猶辨之况其君臣之間哉喜此所以爲聖  
人之心而交之至也皇上誠遠法堯舜近法祖  
宗於以聯上下之交回泰道之盛何難焉敢以  
此爲芹曝之獻

問今天下所急而苦無必然之畫者莫甚  
黃河南連淮泗北接惠通一有溢徙不  
哽漕則驚陵寢兼利爲難蓋臣謀士蒿  
目而籌之不出塞與疏二者果孰得與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四

五一

前此河臣嘗築高堰矣塞黃固口矣雖  
暫嚮其利而害亦隨之褒賞未幾斥罰  
隨至受事首鼠迄無成筭或謂雖有神  
禹終無錫圭之日然與否與或又謂前  
者後之籍方效其忠勤不幸受罰或始  
受事而卒會其成功如此者比比而是  
故河臣之功罪難明也其然與山東瀕  
河州縣之苦河工甚矣監司守令露宿  
于外凡五閱月靡水衡錢無筭而成功

猶未可全。冀將何以善其後。與先後言  
治河者無過開支河濬海口築遙堤勤  
掃捲四策而已。豈盡然與。禹之治水。袞  
功最詳。而今昔異宜。開塞殊趣。諸生必  
有概于中矣。其試言之。毋同同勦。

晰乎利害之宜。而後河可治也。衡乎功罪之當。  
而後河臣可任也。何也。河自積石西來。九折而  
入中國。其勢勁悍湍急。挾泥沙而下。河日流而  
泥沙日停。歲久則河身漸高。勢不得不溢。而他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六

徙也。或者因而障之。河身益高。而猶隄防之。是  
議是止。兒啼而以土塞其口也。於是不得不轉  
而議疏。議塞者濟事之權利。害半之。而議疏者  
無事之智。何不利焉。顧以多寡權利。害之中則  
疏之利常多。而遠又無害。塞之利少。而近害。或  
不旋踵。此之不可不晰也。者河臣嘗築新堤於  
徐淮間矣。此亦不可謂非十年之利。然以迅疾  
萬里之黃流。而一淮受之。淮黃合流。湖漉千里。  
而一隄束之。不待智者。知其不久。今隄高于地。

幾及丈餘夏秋水漲河與隄並隄寧足恃哉故  
決之上則潰通灣天妃諸閘而患在漕決之下  
則灌鳳泗而患在陵寢漕爲國命所寄而陵寢  
尤王氣所鍾此二者寧堪受患哉故前代治河  
單去其害本朝治河兼資其利故曰晰乎利害  
之宜而後河可治也禹之治水也八年而後有  
錫圭之功前此則鑿龍門闕伊闕聽之而已疏  
之淪之決之排之聽之而已舜固不從中制而  
益稷以下諸臣佐之亦不旁撓其權虛已以觀

其成和衷以贊其績考之當時有鯀隄而無禹  
隄則禹之功惟因勢利導而已故曰行所無事  
何嘗襲堙洪之覆徹耶卽今日有神禹在廟堂  
之上能假之便宜至數年之久不一問狀乎諸  
臣共事者能保其議論心術之相合而無所撓  
乎言官不彈射乎錢糧出入終能恣之乎掣弄  
之肘而責之命縛騏驥之足而課之千里愚  
知其無能爲已故曰雖有神禹終無錫圭之日  
也愚尤于今日河臣之功罪有慨焉夫賞以旌

有功罰以警有罪固也然賞行而適會其成功則勞非已出也罰行而適會其僨事卽孽非自致也以易決易徙之黃河而關漕渠陵寢之大計以多凶多懼之地位而無九年三考之責成則治今日之河非難而任今日之河誠爲難也故便宜假而後可以議事任事任專而後可以議賞罰賞罰定而後可以責成功故曰衡乎賞罰之當而後河臣可任也大概今日言治河者其策有四開支河也濬海口也築埝堤也勤掃

捲也夫河身未甚高可分支河以殺其勢今河淤且與岸等益分益引且奪正道而甚其淤矣海口之濬爲下流計耳往者建堤自東安至雲梯期於衝刷海口今上流高壅已逾於昔其故豈專在海口也縷堤束水慮其溢耳新堤之建不可謂不遠且有齧擊之患更欲議遠堤將安窮耶掃捲之說可施於事前今患在朝夕將愈掃捲而愈不勝其淤矣是四策者善用之無不可也不善之無一可也爲今日計意者其修復

老黃河故道之說爲少優乎。蓋聽河之自決而不可支。不若引之故道而藉其安流之利也。今故道自漁溝鐵線一帶地皆窪下。國初陳平江子灘約九十里。河形尚存者三十里。且其地皆平莽。屢井無寄。修其舊而復之。有利無害。至便計也。而或者以爲道遠費巨。夫故道不復。卽費少而終遺其害。復故道雖費多。而必獲其利。利獲則費可支。害遺則費尚無已。此兩策者。至易決也。曰然則故道復。遂可百年無害乎。曰不敢必也。陳平江時。豈不藉其利乎。而後卒奪之害也。愚安知夫後之終不奪也。要之。故道復而有以善其後。權所云四策者。而時修之。則三患可以無虞。不然則利害半也。顧今日之計。無長于此者。愚東士也。瀕河州縣之苦于工作。而成功之未盡見。蓋目擊而心營之。素矣。敢因執事之問。而吐其區區。豈敢自許。石畫。惟執事者教焉。

文章爲學術之華。真則俱真，僞則俱僞。故觀其文章，而學術可知也。今之講學綴文二家，無乃太別門戶，與方其高自標榜，直以爲洞明心性，上接六經，而程朱之格言，韓歐之著作，棄之如溷，至核其實，豈盡然與？又一彼一此，互相非薄，亦各中其病，與抑能相救否也？今之學術文章，蓋敝極矣。卽極二家之趨，而聽其所至，將安底與？夫文章學術，關乎人心，通乎氣運，有世道之寄者，可云坐視不救。茲欲揭孟氏反經之說，以挽旣倒之瀾，必何策而可。

古者學術文章，出于一。後世學術文章，出于二。夫學術所以治心，文章之根也。文章者，心之所發，學術之華也。未有學術正而文章敝者也，亦未有文章敝而學術不壞者也。文章學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或者岐之，右學術者，目文章爲剩技，主文章者，謂理學爲空談。春花與秋實

相背馳何以成歲功腹心與肢體相乖忤安能立人道哉愚謂是兩者合則盛離則衰者也是世道人心之大關鈕也然而得其救則離者可復合而衰者可復盛也是又主張世道人心之大機括也所謂救奈何救學術之衰無如正文體而救文章之衰又無如明學術然文體可以顯正而學術但可以陰扶則正文體尤今日所以挽世道人心之大權衡也請得而究言之夫學術何從來也自堯舜始洩一中而洙泗述之

顏曾思孟之徒翼之學術之正如二曜之中天矣厥後火于秦黃老于漢浮屠于晉宋齊梁之間而正者稍汨于邪非濂洛關閩諸名儒輩出而辭闢之不將如宵途之未旦乎奈何今之好奇也謂儒先之著述爲庸腐不足學而逃之虛空以爲高不知得之心性失之倫常如欲超萬仞之上而反墮重淵之下是學術之蔽也文章何從來也自羲皇始畫八卦而羣經伍之諸子百家翼之文章之鵠如五岳之緯地矣厥後縱

橫于戰國靡于魏晉綺麗于齊梁隋唐之間而  
鳴者益雜于輕艷非韓柳歐蘇諸宗匠輩起而  
大變之不將如風舟之無柁乎奈何今之喜詭  
也謂古人之造撰爲平淡不足學而驀之險怪  
以爲高不知得之鬼神失之狗馬如已度羊腸  
之顛而反躓于康莊之下是文章之敝也學術  
敝而綴文之士益涿其心而輕之謂彼故蹠也  
而堯禹其步趨何也文章敝而講學之士益玩  
其貌而侮之謂彼卽虎也而羊其質何也彼此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 十三

之互相非薄病其能表而不能衷一也各鋤其  
表而衷之亦相救之術也惜乎其不能而徒以  
相諷也蓋自宋已然而今日尤甚夫學術腹心  
也文章肢體也腹心在內肢體在外而後稱成  
人文章春華也學術秋實也敷華于前結實于  
後而後成歲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矣夫  
分道而馳也濂洛關閩之不可爲韓柳歐蘇也  
猶韓柳歐蘇之不可爲濂洛關閩也時爲之也  
然而學堯舜周孔者濂洛關閩其近鳴也驟而

語堯舜周孔是猶嬰孺而妄意室家也學六經語孟者韓柳歐蘇亦其指南也驟而語六經語孟是見彈而妄意鶚炙也何也濂洛關閩之爲學與韓柳歐蘇之爲文猶二之者也由此而堯舜周孔焉六經語孟焉則一之矣而無奈今之好奇喜詭者之愈趨愈下也愚知其不爲鬼魅不正也然謂人心何謂世道何故識者不得已而議救學術之敝於僞也有真文章則可救文章之敝於僞也有真學術則可救然或者謂學快雪堂集

者使之習真而去僞也。僞去真存足矣。何體之  
云。體者式也。如一身之間耳目四肢各有其位  
而不相僭。又如一家之間父子夫婦各有其分而  
不相僭。又如一國之間君臣上下都鄙郊野各  
有其章而不相亂。有體卽純。無體則雜。有體則  
雅。無體則俚。有體則貴。無體則賤。故體者真之  
域也。文之節也。愚今而知祖宗養士之善。範士  
之正。而取士之恕也。士耳目心志易于旁溢。故  
四子一經通鑑性理律令之外無異書可讀。習  
快雪堂集

焉安焉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下。以此求上。以  
此取所謂不見異物而遷者。養之善也。範之正  
也。以爲學術文章如是。是足以服官而庇民矣。  
取之恕也。嘗見前輩道說其曹偶某某每遇小  
試或入棘。一見試文便可預定其名次。曰某當  
先某某當讓某。可以券索。十不失一。二三十年  
前十猶可得二三。今則如飄風長河之振蕩。不  
可方物。已爲今日文體計。非盡削浮冗而返之  
真。不可返之真。則學術文章合一。正人心以回

世道孟氏所謂及經者意蓋如此世有歐陽脩何難焉

問志稱伯禽治魯尊尊而親親三年報政周公曰魯自此弱矣太公治齊尊賢而尚功三月報政周公曰齊自此強矣然後世必有篡逆之臣後卒如其言何其明與魯之弱也雖以吾夫子之聖羣賢爲佐亦嘗登司寇攝相事毅然欲一振之略見端諸而竟不終其用齊之強也

雖積衰之後桓公管仲一脩其遺教國富兵強成九合之勛挽左衽之耻豈管子之才用出吾夫子上與抑齊魯強弱之勢使然不可強與管子伯齊尊周吾夫子於春秋著其功於魯論稱其仁而又小其器何與吾夫子得魯柄其所成就其又出于尊周攘夷上與他日評二國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則

吾夫子施爲緩急其胸中故素定也可

得而窺測與今天下貧而兵日弱卽富強之效不得薄視也姑無論吾夫子之作用使管子生今時秉今事呼吸變化必有可觀可得而言與諸士齊魯人也齊魯之故討之熟矣其詳言之

善制國者在因勢而定其尚尚一定而後之孰利孰敝可懸斷也善救國者在因時而通其變變一通而前之偏輕偏重可默調也夫初有國者制之在我如負器汲水者然水無定形方圓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六

在器繼世則不然吾察其敝之所在而謹修之而已矣吾察其偏之所在而亟反之而已矣知此而齊魯立國之強弱與變齊變魯之說可通也志稱伯禽之治魯也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以治魯曰尊尊而親親周公曰魯自此弱矣夫魯豈素弱哉而尊尊親親之教有以獎其衷而鋤吾氣其不得不弱者勢也然而寡篡弑之臣則利故在也太公之治齊也三月而報政周公曰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曰齊自此強

矣夫齊豈素強哉而舉賢尚功之政有以激其  
衷而作其氣其不得不強者亦勢也然而多篡  
弑之臣則強之流毒而利害互存矣蓋尚之爲  
說始于至隱至微而終于至顯至巨如冬日之  
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自來又如金之就冶土之  
就型無心而自成也使伯禽以太公之治治魯  
魯亦齊矣使太公以伯禽之治治齊齊亦魯矣  
魯非定弱而齊非定強也政教爲主而強弱爲  
附卽伯禽太公制之而伯禽太公亦聽之矣夫

伯禽太公之明見數千百年之久也豈在周公  
下哉曰吾無賢子孫也則已矣吾有賢子孫則  
變而通之弱者豈終敝于弱而強者豈終敝于  
強哉夫子嘗言變齊魯矣蓋語國勢卽齊之強  
于魯數倍而語變而之于道卽魯之易于齊亦  
數倍故夫子轍環天下而於魯特倦倦焉當其  
時爲司寇矣攝相事矣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公慎氏去其妻三都隳少正卯誅齊人歸田呼  
吸變化有雷厲風飛之景象焉使女樂不歸膳

肉早至。張魯以維周，俛仰間耳。故魯之終敝于弱也，非其國勢使然而吾夫子之不遇也。吾夫子雖不遇，而其施爲緩急胸中故素定也。夫子曰：此忠信禮教之國也。一旦舉國柄聽我，公室立強，私家立弱，討齊之弒君者，以號令天下。天下其誰不翕然從我而尊周哉？夫尊周攘夷，前此管敬仲行之矣。吾夫子錄其功，稱其仁，而噐小譏焉。又何說也？管仲攘夷，夫子亦攘夷。管仲尊周，夫子亦尊周。安見夫子之聖而孟氏所云

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耶？蓋當是時，周天下之共主也。東遷以來，周之子孫日失其序，而楚以蠻夷實盡漢陽諸姬，而爭盟上國，稱王問鼎，其目中已無周室。故夫子於桓文之伯有取焉。此春秋之所爲作也。令夫子得志，能舍尊周攘夷之事，別出機軸哉？顧尊周是已。吾未卜尊周之心也。攘夷是已。吾未卜攘夷之心也。蓋管子之心，寔以尊周攘夷爲蘧廬，而姑托之也。其事然而心未必然，故曰假之也。管子以爲吾

之功名如是。是足以報仲父之稱而不負鮑叔牙之薦矣。是夫子器小之旨也。愚嘗讀管氏書如所云。經言區言牧民。山高乘馬之屬。雖或踏駁不淳。而其間發揮性術。敷陳理道。精者襲黃老之清淨。粗者兼申韓之綜核。真天下才。而伊呂之儔也。惜乎桓公用之小也。用之小。而取小效以報之。是夫子之所不爲也。夫子之作用。卽罄之當時。如雲行雨施。萬國來王。將五帝讓德。三王讓功。豈愚生所能窺測哉。獨喜天下之有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九

仲也。今天下且日貧而兵且日弱矣。仲之書固對病之藥也。慎積貯。用鹽筴。貧可立富也。作內政。寓軍實。弱可立強也。又惜今天下雖有仲而不能。用也。用仲者一。擡仲之用者十。樂仲之用而喜其成者一。妒仲之用而毀其成者千百不止也。仲亦奈之何哉。先儒不云乎。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此惟聖天子加之意而已。加之意而如仲者。臚列矣。寧詎奏富強。

之績耶。

問今方內又寧邊垂清宴甚盛虜啖我王  
爵三世稱藩此前古所未有然所部實  
繁時順時逆順則羈逆則絕廟謨豈不  
遠哉然邊臣首鼠上下相蒙順亦羈陽  
順而陰逆亦羈彼之情形易知而我之  
虛實略見一旦橫決何以待之嘉靖中  
江以南嘗中倭矣用兵十數年始克殲  
之今朝鮮之難亟矣朝廷不得已有東  
征之師羣策紛然不離乎封勦棄戍終

未卜勝算所在勞師數年幸平酋之死  
而結局今患猶未弭也其何以善後與  
或謂倭犯東南猶與虜隔一旦朝鮮折  
而入倭咫尺遼海卽倭虜合而難我我  
何以制之或謂今日之勢宜糜虜而專  
事倭然與否與登萊迫海與遼左僅隔  
一潮卽倭虜豈獨遼患哉守戰之脩威  
懷之略何以策之抑王者之治詳中國  
略四夷今日蕭牆之可患得無有甚於

倭虜者在與諸士其縱談無諱

善馭夷狄者在審其勢而執其權故我常有以制敵而勝常在我夫有一隅之勢有天下之勢善謀國者若升高四望以窮其勢之所在而緩急輕重之權皆制於我而不制於敵故惟有所緩於此然後可以盡銳於彼也容其所未大害然後可快心於其所甚害也彼討不先定而力有時窮無所不爭亦無所不失彼固以一隅爲局而不識天下之大勢故也今天下患苦倭虜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父矣虜三世縻我王爵安我撫賞我幸其無遠志也而弛脩不修者三十年卽其部落或有時跳梁而邊臣首鼠而上下相順亦羈陰逆而陽順亦羈彼之情形易知而我之虛實亦見矣若欲如廟謨所云順則羈逆則絕必有脩廼可而今何如也嘉靖中東南嘗中倭矣然非盡真倭也我沿海奸民實導之犯浙直犯閩廣用兵十餘年而後定雖醜類盡殲而耗竭多矣今又以朝鮮故而與東征之師老師費財迄無完局幸

平酋之死而息肩耳而善後之策竟不知何如也愚以爲欲權倭虜之備當先權天下之勢與敵之情形論形勝者首京師都關中則延寧諸鎮重都幽燕則薊遼宣大重此獨以虜論耳合倭虜論諸鎮則遼左獨重西北諸邊嘗中虜矣然未若遼之兼虞倭也內地濱海之處嘗中倭矣然未若遼之兼虞虜也諸邊所當之虜或順逆強弱相半而遼之虜獨強又最逆近始一受糜耳其心故叵測也而况倭爲之繼也諸邊或快雪堂集

領者夫虜無豪傑倭有謀臣則用兵之勢不及也虜大舉深入必以利啗諸部我謀知之易備若小寇則閉門可却彼客主之勢然耳今遠救朝鮮我反爲客彼得避我銳而乘我懈令我進退皆無功是遠近之勢不及也虜庚戌入犯京師戒嚴而天下無變者則以倭患止絳東南未與虜合也今北地精強半走全慶政爲虜方安我款耳小過弗忍大寇將至若倭虜合舉遼左動搖其何以護京師是動靜之勢不及也愚故

曰縻虜而專事倭便也夫所謂縻虜者吾見情示弱惟恐不和則權制于虜雖和不久厲兵繕城若不得已而和則權制于我而和反堅故已縻者無令啟釁未縻者陰畜其意待彼事機而勿令先露以驕虜則計貴密也虜雖與我出入惟利是視倭往者多用間金啗海上諸酋給取洲島此其故智必將復用於虜夫虜豈其懷我恩信却倭利若遺者然倭欲通虜必揚帆出遼左則備貴周也愚故曰縻虜而專事倭且防其

合於虜便也。然所謂專事倭者，非再遣東征之師也。東征之師，非惟不能創倭，反以誘倭也。非惟不能保朝鮮，反以殘朝鮮也。是爲我則代朝鮮受倭，而爲彼則再受倭也。棄之戍之，俱不可也。或封或戰，俱非策也。其先自治乎？乃所謂自治者，其大端莫如重遼左。欲重遼左，必先重京營。夫京營耗脆極矣。內邊師嚴練習汰，老弱廣召募，勵其材武，而消其悍氣。令指臂相使，緩急可用，而京營重矣。遼左以孤鎮當虜衝，幾若累

卵矣。愚謂莫若分其地屬兩將軍，而督臣握重兵其間，開元廣寧專職禦虜，金復海蓋專職禦倭。聲勢聯絡，自戰其地，而遼左重矣。然推轂旣遣，干城是寄，則將權宜假也。南北殊技，瑕瑜弗掩，則用久宜器也。武勇一人爲三軍雄，則選鋒宜覈也。復開中實塞上，則屯鹽之法宜修也。他如定勾戍，以便南北也。速郵傳，以防欺蔽也。修登萊之守，而嚴天津永平之防也。腹心肩背，內外相維，彼將曰：我有人焉。且奉琛修貢之不暇。

而況敢內窺耶。雖然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在今日內治之要，可以立銷亂萌，鞏固金甌者，計無先於罷鑛稅二役者矣。不然，雖北虜東倭日稽顙闕下，無益也。況其窺伺也。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四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五

策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四

策

指無失欲，翫離鋒二，資青矣。不然，雖北虜東倭，在今日內治之要，何以立銷亂萌，鞏固金甌者。而况敢內窺耶。雖然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奏疏

加上 仁聖懿安皇太后 徽號冊文

子皇帝御名謹稽首百拜上言臣聞家國之禎莫大于昌後帝王之孝尤急于尊親用申億兆之懽心再舉殊常之令典恭惟 聖母仁聖懿安皇太后陛下 德配乾始道合坤元相我

先皇主六年之陰教保予冲子見十禩之太平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一

本

受多祉以及孫枝誕一索而爲男子應臣民萬口之祝實宗社無疆之休瞻此發祥允惟貽慶曷罄揄揚之美難酬高厚之恩雖四字之尊稱已加於昔而一人之微悃未極於今欲贊深慈洵千言而莫盡粵稽故事俱二字以漸加爰采公言式彰國典茲某月某日恭率文武臣工奉冊寶加上尊號曰 仁聖懿安皇太后伏願仁恩益遠慈壽無涯穆穆皇皇而宜君王永縣曆服振振秩秩而啓孫子下見雲仍臣等

云

云

命婦賀 仁聖皇太后表

某官夫人妾某氏等恭遇 皇第一子生恭上  
仁聖皇太后徽號謹奉表稱賀者妾某氏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坤元錫福衍  
子孫之慶于無疆母道宅尊崇顯令之聲而勿  
替神人交賀中外同忻恭惟 仁聖懿安皇太  
后陛下 靜一安貞含弘光大伉儷 先皇而  
壺範克舉擁護 今上而母儀益光同任妣之  
興周似塗山之肇夏睠惟積善實賴貽謀萬國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二 本  
騰生孫之慶九重切報本之情爰集羣言再稱  
重禮洪慈浩蕩雖累言未罄其揄揚大典尊嚴  
由兩字漸加于千百光生寶冊上干奎壁之纏  
喜動天顏下播臣民之頌妾某氏等素服內職  
樂觀盛儀斂五福而裕後昆含飴長樂配三光  
而熙鴻號願祝華封妾等 云

乙未正月請告疏

原任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印信臣馮  
某一本爲望淺招尤夙疾陡發懇乞 天恩給

假在籍調理以全微命以謝人言事臣今年四十八歲由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十一年七月丁父憂回籍萬曆十五年京察浮議降用萬曆十九年四月間赴補廣德州判官歷升今職萬曆二十二年十月間接得邸報奉 聖旨馮某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充 正史館副總裁兼 侍班官欽此臣卽於次月初一日離任暫回原籍候咨赴京緣臣夙有痰火等疾遇勞輒發十二月間爲遷葬祖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三

母山中積勞舊疾陡作頭目昏眩胃膈喘急日夜吐痰數升間嘔鮮血尸居餘氣殆將不保方欲上乞骸之疏以逼歲除未發嗣于本年正月初一日接得邸報吏科都給事中某等一本儒臣貪位可羞等事始知臣愚不才亦在彈射之數臣病中不勝戰兢慚惶以頭搶地願求速死皇上罪譴科臣全以屢次激擾與告 君失體不專爲攻臣等一事雖 天怒稍過臣無庸預喙竊念臣至愚不才而仰蒙 皇上目以善類

勅以供職捧讀 天語感激涕零至于科臣論  
臣寂寥數語毫無指實 天語斷以含糊不明  
臣復何辨臣竊自惟通仕籍幾二十年近 天  
顏止三四載無事而得謫未老而先衰兩鬢如  
霜四壁僅立公卿絕尺書之及鄉曲無片字之  
借伶仃十年待盡一窟不圖 天鑒曲被下愚  
拔之毀棄之中進之師儒之列四年之間遂備  
五品宮庶清秩修史重務萬萬非臣薄劣所堪  
福過災生宜見彈射某于臣非有半面之分臣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四一  
之賢不肖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過得之採聽  
出自揣摩以 陛下用臣太過轉臣太速恐進  
用匪人以傷 聖化耳不知詞林遷轉酌量資  
俸先後有序不容獵次臣歷俸雖少積資已久  
縱經罪謫而昭雪之後或應一體敘遷閣臣酌  
題取自 聖斷非私臣也某據此嘗臣爲鮮恥  
加臣以貪位公論在傍 聖鑒在上凜不可欺  
况經處分臣復何辨但臣聞之君子不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鮮恥貪位之言達于 聖聰

傳于天下臣而復進濫史局之先玷副裁之後  
將何以袞鉞人物鼓次 休明稱一代信史哉  
臣固宜退且臣疾患日進月深步履艱難氣息  
僅屬奄奄餘生豈能跋涉長道再趨 北闕伏  
乞 天慈矜臣之愚鑒臣之惘准臣在籍調理  
上以廣 天覆之仁下以全言官之體倘臣一  
息賴此尚延歌咏太平沐浴清化臣之上願也  
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隆儒優士疏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五一

南京國子監祭酒馮夢禎一本爲隆儒優士以  
崇教本以廣 聖化事臣切念 國家並建兩  
雍以養賢才樹首善而南雍尤爲 高皇帝開  
天作人根本重地以故百爲未暇而經畫獨周  
列聖相承作興益至自品流漸雜賢關遂卑學  
規漸頽士習大壞任職者以非久遷擢或多苟  
且之心肄業者以非久敘撥遂同傳舍之視人  
才不振職此之由臣以菲才叨備師席待罪以  
來一年于今惟是夙夜兢兢期稱任使臣職業

可行者無庸輕瀆。聖聰外謹，叅酌時宜，條爲八事。臣愚昧不敢自謂一一中理，惟聖明採擇下該部酌議施行。則于今日監體人才不爲無裨矣。此計開

一曰加制額以拔優異。兩監鄉試中式定額一百三十五名。南監以人才不敷，往往不及額。自選貢之法行而兩監俱充矣。先該萬曆二十二年，天下選貢生咸留北監，科舉約一千二百餘人。皇上採科部議，加額二十名。南監選貢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六一

以不及百名不在加額之列。然北監以選貢中式者五分之四，是二十人而中一人。南監以選貢中式居三分之一，是三十人而中一人。南更有餘，北更不足，非選貢有優劣，人數有多寡也。以實較之，北雖蒙加額之恩而選貢病矣。其年科舉後，北監選貢紛紛改南者不下七百餘人。今以南監所收選貢以未撥歷及方來者通計，明歲由應天科舉大約千數之外，是選貢者昔聚于北，今聚于南矣。皇上加額之恩，昔施于

北者今獨不可施于南乎。臣切念選貢者諸生拔之學校，其選已精，卽三十人而中一人，尤有遺佚之嘆。若不加額，則選貢在南者將四五十人而中一人，而援例非最才秀者不能與選貢。爭進且八九十人而中一人，是選貢與援例交病而選貢爲尤病矣。拔之于天下而困于太學，因循數年，精華銷鑠，永無科目之望，是充實太學者乃所以廢錮之也。無論選貢，皇上帝育才不遺管蒯，今日大王甫興，且開輸粟之例，以誘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七

致髦士而塞其向進之路，有才質者咸却步而不前，而闕茸競進，太學益穢矣。非長養人才之策也。請比萬曆二十二年北監事例，加額二十名，則賢途不滯，英俊畢登，伏惟 聖裁。

三曰清久曠以核實效。一國初監規嚴肅，生徒彬彬，無敢曠廢。今日監體陵夷，人情怠肆，至有二三十年在曠而不復班者。此其人非入鬼錄，則已衰老，或改廕入仕，或緣事革斥，而猶掛名監冊，歲登報冊，大非事體。請自今而後，嚴立

程限一應告出告曠不許過三年之外除丁憂者俱叅送問究其十年外不復班者徑自除名仍勅各該地方有司每歲終造清查監生書冊二本開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名目一送南京禮部一送本監以便稽查則實數可核一洗苟且之習矣伏惟 聖裁

三曰嚴序撥以隆流品 祖宗時積分序選之典甚善而今不易復舉矣 請于撥歷補示甄

別新例監生往往多白丁銅臭一槩序撥驟得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八

入仕使居民上有不倒行逆施者自今 請于

新例已成才者以兩次季考優等或兩次科舉終場爲及格聽撥正歷不及格與季考不成材俱撥雜歷品流一分人心思奮此亦鼓舞人才之一端也伏惟 聖裁

四曰優禮遇以作士氣 援例監生大都有餘之家地方差役或所不免而州縣長吏以白丁銅臭視之不復甄別伍伯追呼公庭蒲伏無事而蒙囚服無辜而被箠楚貪墨者至以爲奇貨

誅求鍛鍊無所不至破家亡身往往有之是一  
列胄監生則上不得擬于生員下不得齊于民  
庶亦可悲矣臣切以爲國家旣以入其資而  
進之生徒之列矣卽白丁銅臭自貽伊戚或不  
足矜惜謂有志者何謂太學之體何自今請  
勅地方有司監生或有重罪身被告發干証已  
真仍移文本監知會然後拘問其稍輕聽家人  
對理則士氣得伸監體益重矣伏惟聖裁

五曰催取舉人入監以抑惰學舉人會試畢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九

順天府給引分隸兩監肄業事例相沿已久但  
人情酌于便安上官每多假借三年內不及入  
監輒從地方有司起文會試及試期已逼但取  
鄉官保結容令入場間行稽查旋就廢閣而入  
監遂爲虛文矣其來者大都爲日暮途窮之計  
英才至十無二三且坐班之期止于四月去來  
如驕公子此非所以淑世而作人也以故一列  
賢書卽如不係之舟不馭之馬甚者市恩官府  
叢議鄉曲或有朝離鬻學暮埒素封者此其人

未嘗一日出身蒞官而守已敗非盡收之太學  
未有別路可爲之檢制者也 請令舉人給引  
一年外不到監者非有事故不准收班非在班  
三月不准給文會試 勅部于會試年分查無  
兩監公文不得朦朧聽其入試則法立教尊舉  
人日循習于矩度之中矣伏惟 聖裁

六曰酌久任以圖實效 祖宗如采納陳敬宗  
等久任責成且有政事卽監丞以下亦有九年  
考滿加銜管事者是以上無苟且之心下有教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

化之實師道立而善人多抑有由矣今久者一  
二年速者半歲少有至考滿者雖有行取公典  
以優博助等官部文到日每以資俸不及格而  
止又何怪其虛文塞責如官視傳舍哉且在外  
教職撫按廉其賢且能者而列之薦牘上者曰  
可充六館之選其次曰可充有司之選今兩雍  
博助等官業已居六館矣而復轉有司是倒置  
而矛盾者也自今請 勅吏部查臣等歲報季  
終所定賢否揭內簡留稍異者以俟行取及擢

京職而不輕爲外補則風勵有術而師屬爭奮  
教之興可計日待矣伏惟 聖裁

七曰補師屬以專教習 南監助教正錄等十  
員分隸六堂率修西堂各一謂之單堂余堂各  
二初任者俱從廣業始遞升至率性堂夫積分  
之法廢生徒旣不敘升而堂獨升久者半年速  
者數月使弟子與師交臂相失欲望功令舉而  
士習循此又不得之數也 請十員之外酌補  
二員則無虛堂帶攝專有責成之藉矣伏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一

聖裁

八曰隆接見以全監禮

今日兩監屬臣惟監

丞得列上見而博士以下尤沿中見之舊等于  
雜職屢經題 請未蒙改正臣切以爲博助等

官分任師屬之職俱清流本應優假且行取年  
分博士助教資俸相應者太常博士中行等官  
一體擢補科道要職則待之不薄矣今日太常  
博士中行等官上見乎中見乎或以爲品卑則

司務及部院照磨檢校等官與博助正錄等品

同上見也今兩監屬比于部院之首領不亦可乎或以爲部院體尊而國子監翰林院則小卿也屬官體應小降臣又以爲不然翰林職列侍從兩監職司教化故祖宗以來體貌甚隆編校七品官且班于京堂六品之右講讀與北監司業俱占光祿寺少卿如臣夢禎叨任今職則班于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之上以累朝通例無敢爭者品同則不讓通大屬官品同乃獨讓部院通大之首領而沿于中見度長潔大實所

難通請勅下部院酌議改博助等官與監丞一體俱爲上見以優師儒扶監體伏惟聖裁

已上八事者所以振述才秀之氣扶將中庸之流養矯翮以達夫凌霄之資勿聽其半途而自廢刷才藪使閒夫在宥之化豈容其挂藉而無關且重儒官使之知所以自重愛胥子使之知所以自愛德意新而文教曄如朝旭優令布而士心渙若清風二百年之精神可一日而醒數千載之頽廢可一念而興將使忠貞接武於

天子之庠豈徒科名不讓于鄉邑之塾此臣早  
夜之所拮据夙昔之所構想者也伏乞勅下  
該部覆議施行國學幸甚臣愚幸甚

募文疏

原夫時義闡經術之秘道豈離蟲江而窮  
之英家補繡虎威弘而上藻薄而情有餘嘉隆  
以來聲煩而體亦備迨乎元業自承自支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五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三

本

上入事者所以推選才之  
流養矯勵以達夫凌霄之資勿聽其半塗而  
廢制才數使聞夫在宥之化豈容其

藉陪豐藉賦行國學幸甚臣愚幸甚

天千之率豈封拜不難于職司之墮也臣早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六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疏

募文疏

原夫時義闡經術之秘道豈雕蟲江南富竹箭之英家稱繡虎成弘而上藻薄而情有餘嘉隆以來聲煩而體亦脩迨乎近葉始極頽波其高者顯叛六經之前茅陰樹諸子之赤幟狐涎入腹亦覺筆語縱橫魔氣染人遂使州國傳變其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一

甲者胸無半豹題本全牛記好調十餘多方遮掩學難字幾個到處支吾名曰養家神謂之敲門石棘闈取士從來魚目混珠書肆刊文多至汗牛充棟鼓扇如此世道可憂某幸竊聖世之科名略識斯文之曲折諸士不棄切磋門墻者或數十人吾道難孤絡繹道路者常千餘里庶幾息其黔而補其劓豈敢哺其糟而啜其醢茲欲徵多士之文極一時之選生吾庭者必非荆棘實吾鼎者盡是醍醐公一人之鑒於四方式

斯文之美於天下揭迷方之斗極錫暗室以明  
燈豈好辨哉不得已也顧多士乍離乍合實心  
邇而實遐其文或寡或多必家至而戶到有友  
人沈生穉咸技通詩畫心該古今釀金而任剗  
刷之勞非止博義中之利傳檄而冒水陸之險  
或欲附身外之名例得并書勲宜首錄云爾謹  
疏

重興徑山化城子院勸緣疏

刻經之緣始於清涼山之妙德菴地寒而峻遠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

疏

役南匠轉輸工力費陪功半不得已有徑山之  
遷徑山爲東天目正幹五峯攢迴中開佛界我  
東南勝道場無踰於此而雲霧籠罩十日而九  
藏板其中最易朽腐又不得已有化城之議化  
城踞徑山之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無雲霧  
旣便藏板而轉輸工力事事皆宜因故址而新  
之先爲數十間屋令足以安經板處工匠而他  
役徐俟其後似亦無甚難舉今約同志以十緣  
倡之緣五十緡禎雖貧勉任一緣夫刻經大役

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而化城三徙而後定而任事之人始密藏繼幻余而終之者又未卜何人也因緣時節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而自刱緣以至將來凡於此事曾捨一錢半銖及一手一足之力以上者福不唐捐直至成佛而吾等與焉豈不甚幸萬曆乙未六月初三日平旦雨中真實居士書於武林東園池齋北窓下時年四十有八

讀包儀甫峨眉沿途建菴百所募緣疏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

真丹三大道場峩眉僻在西徼水有瞿塘灑瀨之險陸則梁楚跋躄之艱四事蕭然五千餘里包君鴻逵德門令器佛學選鋒於濁惡時發廣大願欲自尊麓遡之舍舟五千里間置菴百所或食或宿淄白如歸一往一來聖凡普接出門卽是兜羅綿世界舉足便履不思議道場誓憑願王編咨同志欲得百人爲一領袖于一領袖又分十支歲集萬金十年爲滿如綱統目識果慎因事同愚父之移山志切帝女之填海虛空

有盡頂踵可捐雖下凡驚怖猶河漢以無窮而諸佛讚揚出廣長於歷劫萬曆甲辰秋九月晦日眞實居士合十讚於語溪道中

嘉興楞嚴寺重建大殿疏

楞嚴復興僧堂先就實惟太宰陸公之創始與密藏開士之經營月朔羯摩晨昏功課規程嚴肅鍾梵清和凡在見聞無不欽悅於是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虔向佛乘大宏法施印賜大藏因逮楞嚴僧錫紫衣堂懸寶像梵書貝葉騰輝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四

於樵李城中玉軸琅函炫彩於鴛鴦湖上盛矣哉法門之奇逢也所惜者大殿未建像設無寄乃密藏上人遵遙峰而祕影幻余上人自聖境而來儀一顯一晦一彼一此豈非時節因緣使然歟上人雜髮江南行脚代北窮教海之芳潤探律藏之玄文持身將夏雪同清接物則春風等煦慨任斯役普集大緣會太宰先生新釋銓衡授老白社賓王相得千載一時將鳩工聚財於剎那之間出天宮化城於草莽之域豈其難

哉而上人植福不却捐埃利生頗彈偏狹遠微  
鄙語徧告同緣伏冀能仁證明韋馱擁護在在  
處處摩頂踵而不辭刹刹塵塵化金錢而不盡  
大緣堅固共證圓通謹疏

序西溪懺堂緣起

懺法至天台始備其後慈雲式師勤修之以懺  
至稱世傳師修法華懺感佛摩頂頂爲高寸許  
而其入觀患雜念未淨先置涕油鐺於前雜念  
一起卽淬指油中比觀成時僅存四指此其精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五

進之光卽項王戰鉅鹿田單存卽墨未足以喻  
彼煩惱結習何物雪霜雖厚杲日照之有立消  
耳慈明化後四百餘年而比丘戒山居士二虞  
奮然欲結侶以繼其事初選地于靈隱之西請  
易菴大德任其緣地旣未得易亦化去乃別選  
西溪安樂山之北麓永興寺之東南其地爲余  
所得作別業凡十二畝故隸永興爲安樂方丈  
昔聖僧際嘗遊止焉一日入里見有熟螺螄者  
業去其尾乞而投之池至今池生螺螄皆無尾

法華懺文云行人不能誦全經者但誦安樂行  
品證知此品爲全經之綱骨而山名方丈兩取  
之又入西溪路未盡十之二有法華山亭曰法  
華亭則此地誦經修懺者當代不乏人矣今戒  
山二虞擇地修懺乃忽屬意於此安知非宿緣  
所迫耶余旣不難捨地諸善男女又何難捨財  
但懼諸淨侶愛惜六個指頭不相拚耳一笑丁  
酉廿一月廿七日序時爲南京國子祭酒年五  
十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六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啟建藏經閣募緣疏  
文

我朝大藏有南北二本北本板貯

大內非

勅賜不可得故諸山所有南本居多然差譌特  
甚或脫數字數行至不成讀間得北本不減躬  
詣靈山聞廣長舌親宣也京口三山俱有賜藏  
余往幸以請告餘日遍爲隨喜獨在焦山者稱  
完好無恙而金山北固則借失蠹損幾百之一

余嗟嘆久之。語其僧徒曰：佛法難值，況入來世。國恩在焉，而曹爲佛弟子，職在寶護，當如頭目及今不力爲寫補損之，又損不至盡亡。此藏不已，而曹未來世時幾千萬劫，寧有聞佛法分何者，以輕蔑佛法，不愛護故。余時語激意悲，聽者無不聳動。咸曰：唯唯。誠如先生教。某等願竭力從事，又數年，余居先封公憂，而甘露寺僧某等始以竣事報，且請曰：藏殿枕崖，卑濕又屢經厨，俱用楊木，氣蒸蟻生，速朽之道。願徼福於十方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七

檀越卜爽境爲二重閣居之，此無窮勝利。賴先生筆頭上光明，成就先生幸許之。夫諸佛菩薩爲衆生入生死，求大法，至捨頭目腦髓，滿大千微塵數，猶不能盡。況紙墨文字，而敢吝惜諸善男子善女人，幸生清時，居福地，終身不見兵革，知有佛，知有佛法，過去世時，俱有大因緣。聞余之言，必能深信，如風鼓橐，如山出雲，於一念頃，破慳貪，成檀施，凡捨一木一石一磚瓦已上，與見聞隨喜者，若主若伴，不知凡幾千百人，乘是

勝功德力。生生世世在在處處與向之補經者。若書寫若裝潢若施一紙一墨已上。若主若伴。又不知凡幾千百人。俱得聚會與佛俱出聽聞妙法。速成無上正等菩提。而余亦與焉。惟有如來悉知悉見。嗚呼善哉。萬曆甲申至後十日。真實居士某謹疏。

龍井寺新建白衣觀音殿勸緣述

儒者嘗論求矣。軻書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六

八

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者也。在我之求。爲仁義忠信之求。在外之求。爲公卿大夫之求。一可一否。豈不較著。而佛者之論。則不然。普門品曰。若有心願求男。禮拜恭敬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心願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夫男女之有無多寡。及賢與愚。儒者所謂制于天成。于命而不可易者。公卿大夫既不可求。而男女獨可求。公卿大夫之求。爲在外。而無益。而男女之求。獨在我。而有益。誠以儒律佛。何其相左之

甚而不可信與乃世之持白衣觀音呪者往往  
生子有白衣重包之異自唐迄今信持獲驗不  
減百千萬億以其事印普門之說佛豈有誑語  
而束教薄福之徒往往生謫造罪如入寶山而  
抉眼截手甘心覆宗滅烟之禍而不悔可憐也  
或曰佛語誠可信白衣大士呪誠歷歷有驗某  
豈敢纖毛置疑然所以可信而多驗者其義何  
居願吾子快爲一切衆生演說令諸闡提隳彌  
戾車可乎播手曰難哉因爲之詩曰脫却白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九

居士書

嘉興重興楞嚴寺議建三門大殿募緣疏

文

吾樵李楞嚴寺蓋宋長水璿公說法處也璿公  
得法於瑯邪覺爲臨濟兒孫受勅演教政如武  
安淮陰將百萬選鋒蕩除殘寇卽天花下瑞雲

合豈足多哉而至令傳之以爲美談然余讀楞  
嚴疏未免向賢首清涼脚跟下作活計大家女  
子流落風塵一例塗脂抹粉悲哉寺至嘉靖末  
年廢爲巨室別業巨室廢而寺復興會密藏開  
上人自豫章至實躬經營之役上人清特機敏  
有林下風氣嘗枯坐海上叅德山托鉢因緣百  
日忽有省進之且直徹向上巴鼻於此地作師  
子吼接臨濟已墜之宗收取長水老漢百千杓  
惡水有在只恐此時天花慶雲也無著處上人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肯之不上人蒞事滿歲而禪堂成大都倣古叢  
林遺式次當有事三門大殿上人方且於一毫  
頭上建寶王刹無論十方檀信望風樂施卽此  
構李城中男女無數豈少布金長者哉敢書此  
以爲勸其共成之乙酉春三月六日眞實居士  
某謹疏

新建長水法堂募緣疏

吾郡長水法師契單傳之旨於瑯琊覺而又嗣  
賢首清涼演揚其教今觀楞嚴疏金剛般若刊

定記等書抑何詳且贍也豈所謂大人境界不可測者與法師肉身入定於真如塔之南銀杏樹下自唐迄今千載矣元兵至嘗一發之見兩缸對合啟之跣趺如生爪髮繞體驚汗下拜急封之諸父老俱能言其事余爲諸生時讀書寺中每肅拜墓下輒依依不能捨去追惟法師演法時龍象羅列天花擁坐今且爲寒烟蔓草矣郡守晉陵龔侯夙承佛記現宰官身治郡三年歲豐民和自公之暇不廢嘯咏郡之名蹟以漸

修拓一日招余遊真如因從拜法師之墓侯曰法師入定乎余曰然侯曰然則何時出定余謾應曰待彌勒下生侯曰彌勒何時下生余曰待法師出定侯笑曰是事且止墓後隙地尚多吾欲枕塔建法堂五楹令升斯堂者徘徊顧瞻如見法師指揮如意可乎余舉手加額曰幸甚夫法師以法爲身以法爲堂所謂法者則達摩所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而法師之所契於瑯琊覺者也然則法師之身何嘗入定而又何以堂

爲雖然漚不離海鬚不離空有任運入定之身  
則有斯墓有斯墓則有斯堂畢竟一真不立與  
夫諸法現成是一是二侯曰唯唯遂召僧真謚  
領其事而屬余一言爲善信勸謚爲人温篤有  
文嘗學詩於精嚴澤公頗有佳句爲寺僧白眉  
先時嘗立石表法師之墓而誨妬同衣仆之者  
再今則金湯在上登高而招無憂矣郡之士民  
昔沾法師化雨今承太守仁風寒烟蔓草化爲  
金碧蓋可計日俟哉萬曆甲申冬日眞實居士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二

某撰

長興橫玉山觀音寺募緣題語

吾友坤儀袁文盛爲余推述橫玉山之勝云山  
面太湖香弁諸名山迴抱左右其顛有僧居十  
數椽所謂觀音寺者也山僧五六輩雖不閑禪  
講而形貌古朴禮數迂簡有葛天無懷之風山  
前居民十數家而臧氏爲大族姓多且賢世爲  
此山檀越土腴而人質景勝而地幽杜少陵所  
云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者是也余褊性頗

宜幽棲聞袁丈言不覺飄然有問津意會僧實  
誠者因袁丈求見且云寺圯願新之遂出國子  
先生臧丈所撰疏文見示余向識臧丈白下時  
俱爲諸生氣味甚合今十年矣目其文不覺神  
動余旣嘉其山川土風又善僧之有志而臧丈  
之能爲勝緣倡也敬述短語少見踴躍異日者  
儻得從諸善信焚香結社於斯豈不尤幸也哉  
豈不尤幸也哉萬曆乙酉夏日眞實居士書于  
菰蒲野渚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語溪福嚴禪寺重修緣疏

語溪之福嚴去余高陽莊居甚近而余足跡竟  
未及也此月初有老比丘者將興福嚴以題疏  
請因叩福嚴所在與其名勝老比丘出一編其  
最著者爲覺道者金環摩納上有徽宗二十三  
字御書蓋崇寧間賜物又有山谷所書天中草  
菴歌又有極愚禪師課經十萬松皆一時尤物  
無論道君山谷墨妙可寶卽蒼松十萬韻風結  
陰夏月手一卷婆娑其下豈減列仙之樂而今

百爲子虛烏有矣。傷哉老比丘。名某貌吉而志堅。似能躬興廢之責者。余謂殿堂像設外。當亟謀栽松。令百年後十萬蒼龍。怒號攫爲叢林。壯觀此後。身極愚之事。而語溪善信所樂成者。公其勉之。

吳江聖壽禪院恢復遺址募緣疏代趙汝師先生作

余守官白下。公事之暇。頗留意佛書。時達觀禪師駐錫近郊。間從知已叩質疑義。如披霧見日。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四

甚以爲喜。禪師爲人英爽濶大。喜遊名山。見叢林衰削。輒咨嗟涕洟。以興復爲任。如救頭然。其生平如此。而樵李之楞嚴。松陵之北寺。尤師所最屬意者。嘗爲余言。北寺始於吳之赤烏。其跡最古。世爲祝聖道場。至嘉靖間。皇甫氏規佃其半寺址。頓齷而皇甫氏尋災咎不安。今歸周氏矣。吳江令趙君公門生也。受僧牒理其事。寺址歸僧而周氏之室不必折毀。募金償之。其處置可謂曲允物情矣。惟公不吝一言。倡諸善信。以

五百緣就其事公幸許之。余唯唯。按北寺賜額  
聖壽禪院。自宋以來。世有名德居之。法席最盛。  
今非其時矣。而達觀師惻然紹隆之意。十方諸  
佛所共讚歎。况此五百人者。有不欣然應之哉。  
嘗考宋淳化間。重修者。縣令趙公廣。今令與余  
俱趙氏。而趙令又出余門。趙氏於此寺。信有緣  
也。

靈源山建彌陀寶殿禪堂募緣文

余遊洞庭之東山。數矣。而所謂靈源山居者。獨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五

未之及。豈其地幽絕。不爲時人所指目耶。抑不  
足名耶。乃知余雙屐所到。不能詳者多矣。山居  
僧通旦。欲募衆緣。建彌陀寶殿爲禪堂。於此而  
乞余一言。倡之。夫世之人。雖甚凶頑無賴者。至  
歷險難。感善事。阿彌陀佛一聲。不覺隨口而出。  
此孰爲之耶。吾以是知彌陀之本具。而西方不  
遠也。然則爲之像設。不已贅乎。曰。披甲胃則勇  
氣增。服衰麻則哀情發。彼淨土變相。無故入目。  
豈能漠然不動耶。無論深生敬信。卽因而加毀。

至入苦趣一念悔悟善根隨生但有遠近耳以是因緣彌陀寶殿不妨處處建立况併建禪堂羣淨衆而禮六時乎彼善男子善女人能施一博一木一絲縷以上決定得生淨土決定得見彌陀金口誠言敢爲大衆披露余故未識且因西溪白雲流水麟上人以請諾責半歲始克償之

鄧尉山聖恩寺募鑄法華鍾偈

佛法寄音聲 文字所宣說 二句祕密藏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六

能拔諸有苦 佛說修多羅 妙法華第一

純談實相義 權說所不及 一切大音聲

鍾聲徹地獄 聞者悉歇苦 諸天咸拱手

良哉比丘文 發心鑄大鍾 徧鑄法華經

音聲錯文字 一聲一法華 十聲十法華

乃至千萬聲 猶如塗毒鼓 不論聞不聞

聲到悉滅罪 直至於成佛 不出一刹那

仁者大方便 作如是善因 諸佛共歡喜

利益無邊生 弟子曰如曉 與師同發心

如說出十方 身如秋空雲 普勸諸有情  
捨慊成勝事 赤銅計萬斤

楞嚴寺金湯別室緣起

金湯別室者何爲護法諸君子而設使生有所  
憩沒有所歸也則佛地皆宜有之何必楞嚴以  
其廢而復興賴諸君子之力最多而歸德宜深  
也寺附郭而逼於縣治興之難百於他寺今雖  
大殿未舉而二十年來龍象迭至大藏寵頒晨  
香夕燈齋魚冒轟幾與大叢林等追惟葺輅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七  
縷之始豈易爲力哉當時經營護持陸莊簡尚  
書之功居其十九而諸君子從之今莊簡之墓  
木拱矣余憶往歲從莊簡及包瑞溪學憲於此  
遊息議論宛然目前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感慨係之則寺僧之有此舉也亦諸君子所  
樂聞而共成之者也萬曆庚子仲冬六日自金  
沙向蔣墅舟中書

題崇德西寺勸緣偈

稽首天人師 一切修多羅 十方賢聖僧

願加被於我 我作妙迦陀 贊歎勝功德  
見聞與隨喜 俱發菩提心 禦兒斗大城  
中有長樂院 巍巍文喜師 生長於此土  
叢籬擊文殊 十方贊希有 葉落歸本根  
茲寺繇建立 千年幾興廢 延至於本朝  
有三大比丘 曰完熾與息 倡造修多羅  
建閣及經櫝 仁公繼其後 願力如大海  
結期閱大藏 更飭十方僧 前堂及雜室  
一切資生具 所作無不辦 次且至大殿  
我發真實言 六種皆震動

錢塘西溪永興寺重建大殿經閣疏

西溪留自宋朝山川猶是永興初於唐世龍象  
頻來堂構僅存土木未稱當麟上人住持之始  
卽古叢林鼎新之時殿供金身宜窮壯麗閣函  
寶藏須極巍巍我欲濟大緣必資淨力倘一簣之  
能捨將九仞之易成善男子善女人請割有餘

之長物。天眼觀天耳聞終作無上之勝因。

興福寺募緣文

東西兩山浮青太湖中如列眉焉。余幸數遊而東山尤數。東山最勝處曰俞塢。有禪刹曰興福。竹樹森沈。崖壁研藻。溪流交織。終日訇轟如聽。絲竹。僧徒簡樸。有如野鹿。雖不習禪講而天真爛然。可以靜對。不厭余至。輒樂而忘歸。去年俞塢發蛟。水大至。佛宇僧寮傾圯幾半。沙彌廣源願募善信。一新之。索余五指放光道地。余謂東山財賦文物。今且雄吳中。卽布金長者。取諸里中而足。何俟外求哉。源徃成而居。更掃片石。設一榻俟余。余且爲菟裘老焉。然則檀波功德。余當與源共爲邀寵矣。萬曆辛丑上春之吉。真實居士合十書於鬱金堂時。堂前綠萼梅盛開。

檇李東塔講寺重新大殿募償磚瓦木價

文

東塔大殿重新故渠上人等營幹之力。而實易菴老人法席餘潤。比改席精嚴而工亦告成矣。

今所負木直僅七十餘金。磚瓦直五金。以大工較之。不滿十之一。辟如九層之臺。已就八層。渠上人惟上一層未訖。易爲捨施矣。而以是功德當獲最上希有之報。何以故。果因合故。善信君子。其圖之。萬曆甲午重九後一日。

吳興石城山清涼菴募造像設疏

代紫栢道人作

今歲春杪。紫栢道人始登吳興之石城山。隨喜清涼菴。且展周母優婆夷薛氏之塔。此菴廢而復興。全緣俱出周氏。而像設尚未脩也。計功當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  
得白鏹三百兩。凡以萬人緣就之人。施三分。咄嗟可辦。而此萬人者。仗此微因。終當度脫。其功德豈但與此山俱不朽哉。

永明壽禪師影堂并圓照樓募緣序

湖南萬峯房募建永明影堂云云。瀕湖諸刹。湖南淨慈最勝。淨慈諸僧舍。萬峰最勝。地枕慧日。東連宗鏡。其南迤西羣峰羅列。岩洞嶮呀。徘徊其間。足以忘世。孫太初先生舊隱在焉。其上人者。幼耽五字。擅雕蟲之技。壯歷講座。有義虎之

稱嗣返錫本山留心堂構念湖南佛法始自壽師况家傳宗鏡此爲結集之所而畏壘虛寂尸祝靡聞其何以酬法乳隆仁孝且廬山有遠公影堂堂壽師不妨有二壽師之後數百年而有圓照師名在五燈祖風復振師好樓居廼撤舊屋而新之背山立址爲樓五楹虞長孺題曰圓照樓而其下卽爲壽公影堂一舉可脩雙美奈獨力終資衆檀謀之居士居士合十鼓贊代之臚傳十方若金錯稍餘願以太初舊隱繼之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五

德清何家帶新建觀音殿募緣疏

觀音大士於此方男女因緣最熟非獨東海之普陀杭之上竺善信奔香火甲天下卽如一鄉一村落有無大士香祠者乎無論善信卽如極惡衆生一生之中若誠若戲有不稱大士名號者乎但誤以大士爲女身莊嚴供養多從女人服飾以正言喻之則茫然不信耳嗟乎大士

無身故能現一切身。謂女身非大士。又可哉。德清之何家帶新建大士殿。於吉祥廢址。緣起今歲七月。大士降神某氏。瞽女云。身是新市覺海寺長觀音寺僧。不淨汗我精藍。欲移住此處。遠近病苦衆生。臥床三五年。不痊者。乞香水飲之。立愈。靈跡日聞。會杭僧如曉。於十月初九夜夢。一女人謂之曰。汝往德清蔡生家。自知吾出處。僧如言往探其事。遂聞顛末。以謁蔡生。演義演義欣然捨資倡緣。而居民何昂者。先是七月苦

薩附體謂之曰。十月半。我差一僧到汝家來。他自與我蓋造。不必汝等費心。曉至何昂夫婦悟前事。欣然捨地。噫亦神矣。大士光明遍一切處。而乃獨動於德清。何家帶之一方。與降神之女。托夢之僧。捨基之何。倡緣之蔡。及施一錢一米。已上。若見若聞。歡喜讚歎。於過去世。宿有大緣。仗此勝因。未來世中。漸次增長。決定得成。無上菩提。如大士願普度一切。虛空有盡。時此因無破壞。豈不善哉。豈不善哉。

錢塘佛慧寺上人募緣建關王殿疏

佛菩薩以慈悲攝受一切故天下信奉之無二然猶衆人之母親而不尊至於世所畏懼惴惴焉如雷霆之不敢褻者惟真武與王爲然今玄宮關廟幾遍天下甚且浸淫於僧舍矣佛菩薩斷我相人相不難以國城妻子捨施一切而况於稟戒護法如王者豈有吝哉然亦人情欺善怕惡之一驗也一笑佛慧寺僧某將建關王殿於其精舍傍而索某一言告諸同緣者遂爲書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三

此至其因地則王之威神實照臨之某何知焉此日爲萬曆己丑五月十三日王生日也人傳此日多雨爲洗刀雨時方憂旱拭目望之

妙峰法師建塔緣疏文

妙峰法師精天台之教又常演法於此其遷化也建塔天台此爲定論凡是法眷及生平受一言之益於師者其共成之

京師報國寺方丈海空上人募化僧衣等

疏

海空上人。居京師報國寺。方丈蓮池。上人之高弟也。以今歲春。至海上。禮普陀大士。還且以故人謁。不肖不肖。都忘與上人相見。因緣上人爲具悉。宛然記憶。上人蓋別不肖三年矣。歸且延法師無踪。講演無量壽佛。因中所發四十八條。甚深廣大。願王而以其餘力。發揮古人公案。會衆百人。施之三衣。一襲帽鞋巾襪。稱之願結緣。於南方善信。而索不肖一言。爲前茅。古人公案。乃是活句。縱繞舌。端現五色電光也。發揮不出。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五

不知無踪。法師從何處下口。若講演四十八願。令見聞隨喜之徒。皆入如來大願海中。無量寶蓮花王。隨地湧出。則法施宏矣。上人其以余言告南方善信。卽身肉國城不吝。况僧衣等物。數儉於百。其細已甚。滿願豈難哉。敬書此以塞上人之請。乙酉歲佛生日。書於寶梵閣。

悟比丘尼齋僧造經像募緣文

比丘尼眞悟。安慶人也。與其二女俱出家。居西山之何氏園。園有古梅數百。余昔年一再過而

樂之有西山看梅記卽其處也。不知何年爲悟  
居去歲有西僧舍余善呪術其瑜珈法事先以  
手探百沸湯次擊鍋次用楊枝灑淨湯所觸處  
但覺清涼余因西僧識悟霜姿凝然戒行清白  
非常尼也。因憶悟居爲何園感慨久之於是悟  
恒遣其二女叩余宅起居余婦二女長者未四  
十少者甫二十皆篤實持戒余婦亦敬愛之一  
日稽首請余曰悟有宿願願齋僧十萬八千造  
法華華嚴梁皇懺各五十三部西方三聖旃檀  
像各一軀躬送至清涼供養敢借居士筆頭光  
明以告十方檀越余頷之經年未果償也。頃自  
拙園還武林屬小痴杜門頗清暇方同內子噉  
楊梅而小尼適至內子再三從吏遂點筆序其  
事而綴以伽佗

佛說諸功德

齋僧爲第一

續佛慧命故

凡僧及聖流

順逆難思議

凡夫所不測

但當順佛勅

四事勤供養

所集勝功德

諸佛廣長舌

從劫復至劫

讚歎所不盡

快而况妙法華 雜華梁皇懺 諸佛甚深法

生福滅諸罪 猶如日銷冰 剥皮或刺血

書寫及印造 功德等無二 大慈阿彌陀

觀世音勢至 西方三聖師 攝受娑婆眾

往生安養土 金口所宣說 有人造其像

金銀銅旃檀 丈許至徑寸 決定生極樂

良哉比丘悟 千聖所加被 發此廣大願

諸佛悉歡喜 六種皆震動 願王既成就

迺臻清涼山 聖像與妙法 供養聖道場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六

三六

文殊乘獅子 摩頂授記劫 見聞與隨喜

各發菩提心 同生極樂國

金毘輪藏懺 支指空齋水 央家土懺樂

事掛空養土 金口所宣結 育人豈其劇

贈世音變空 西衣三聖福 懺受娑婆眾

書寫及印造 如燕善無二 大慈阿彌陀

坐臥如諸罪 餘咬日餘水 陳史友陳血

誦與效去華 雜華梁皇懺 諸佛甚深法

快雪堂集卷之二十七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記

天目遊記

徑山記附

余年始四十兩鬢如雪顧甚嗜奇山水除夕詩云白髮從他長青山到處看蓋如實語二月計報聞遂爲逐客夫將自逐而况人逐之耶海內奇山水有名圖記者行且一一歷之而以兩天目爲始兩天目爲高峰斷崖中峰三善知識幽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一

棲之所骨塔在焉境嶺深絕遊屐鮮至前與周甥申父約以三月之望看月西日偕客吳人樂生子晉至期申父忽病痺不能起樂生亦還吳未至乃兩待之而仇生益泰自海上見訪復期之行同至雲棲訪蓮池和尚因晤陳生季象陳生披緇投和尚作優婆塞弟子神明閃爍殊未能盡消風流夙習乃欲以毗邪居士法攝受之會仇生以事不果行乃舉陳生自代遂從和尚乞之行又數日樂生至而申父亦強起捉髮矣

乃以廿三日戒輕裝行薄莫出城宿昭慶寺文  
上人房會姚善長來夜話更餘就寢廿四日天  
明起盥櫛僧進米糕卽步至松毛場登輕舟且  
行且飯一二里許雨踈踈不絕四山如晦良久  
始開霽行四十餘里至餘杭午飯市樓索肩輿  
而西良久得之乃步入城城臨茗水外僅丈餘  
內數尺可一躍而上睥睨如女墻出城登輿傍  
溪行二十里至青山爲臨安界村民數十家屋  
舍楚楚抱溪而亭曰會錦據溪曲處甚勝武肅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二

王定伯後還歸故鄉山川樹木俱襲文繡且加  
封爵以錦命名不獨此一亭也途中左右峰巒  
甚秀麗中涵青溪曲折窈窕乍急乍紆映逼林  
岫迴望青山若芙蓉遙插留連緩矚殆至昏黑  
前途尚奢十餘里失賚燭炬惟聞溪聲潺湲蒼  
頭俱後獨申父家一僮奔而相屬未盡一更達  
西墅民居甚稠行里許盡西爲高氏居高申父  
姻家也高門壯麗良久僕夫啓戶知爲余輩亟  
報主人業已臥整冠而出延入坐層樓下甚敞

戒夜饑久之三僕及裝始至宿高氏西園余子  
晉一室申父季象一室廿五日高氏弟侄輩七  
八人來早飯畢步至保錦山一土阜耳千烟處  
其下云皆高氏一姓山左有土硬綿亘至竹林  
橋湊溪而止相傳成化間工部郎中洪鉉開田  
於此見一磚室發之得龜大尺二磚上刻文云  
身居三馬地口吞茗溪水郭朴記洪以爲妖而  
焚之良可惋惜將至竹林橋見雙石幢甚麗舊  
爲海會寺聚千僧今廢爲高給事居給事盛時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臨僧以事盡逐之因火其居而幢如故乃益薪  
焚之三日三夜用十牛挽之屹不動百計不可  
遂垣隔之西北爲宅幢錢王時物也竹林橋有  
九洞跨溪如虹茗水漲時如雷霆奔鬪想象月  
下大是奇觀恨不相遭耳高濟之設午飯于別  
館飯畢步行過南溪至石鏡山登其顛石鏡者  
武肅微時于石上照見袞冕因以爲名山形如  
螺俱奇石高二三十丈天福元年五月改爲衣  
錦山又至小淨土寺舊名安國羅漢寺有碑焉

上刻吳越國故僧統慧日普光大師塔銘并序  
鎮海翰林學士掌書記徐知業撰沙門詢書詢  
上缺一字大師武肅第十九子年十三于梁乾  
化三年四月七日出家住持此寺當年于西都  
龍興寺受具足戒以梁朝恩命法相大師加賜  
三十夏臘常念妙法蓮華經以爲課淹通義學  
兼善文詞年二十四示滅建塔于此碑文書法  
甚佳君后俱改爲主中多塗抹處蓋納土後掩  
其僭跡耳與子晉錄其文畢至開化寺寺倚功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四

臣山舊名大官山天福元年二月改其顛有塔  
先年一痴道人居之絕有力一日乞竹施者曰  
能拔幾何卽以施汝頃刻拔百頭又能言禍福  
奇中異人也今化去五六年矣寺門古檜石橋  
俱佳物寺左爲婆留井武肅生時紅光燭天以  
爲妖欲棄之井中婆所留也歸至淨土寺寺向  
石鏡山佛及十六羅漢梵相奇古舊有戴文進  
畫羅漢高文峰取去尚在僧云小淨土寺有武  
肅半身影恨不及索觀也乃題歲月併同遊者

壁間而出所歷三寺俱頽垣敗屋僧衣青衣治蠶桑無異俗人氣象蕭颯良可慨嘆臨安縣治舊在保錦山下國朝遷至太廟山下遙望城廓茅茨頽然門如土竇太廟山以武肅建太廟得名武肅墓今在縣左併功臣山之顛俱欲一探而未及也返西墅至新臺門傳言有李孝廉見訪既至則伯遠也云有造飛語而以伯遠名者以故不自安而相白余方囂然作汗漫遊正所謂鴻飛冥冥羅者尚勤于藪澤因笑指天目兩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尖示之伯遠亦爽然自消是日大熱廿六日遊九折巖卽玲瓏山上有琴大士墓在西墅西南十里許九折而上故以爲名石間大書九折巖東坡先生筆甚奇有宋元人留題半不可辨又有東坡醉眠石路盡得平坦處佛殿三間一僧居之主人治午飯于此索琴大士墓僧指殿左覓路水衝沙活步履甚艱約二百步見草木蒼然處僧云是也其墓數年前爲人所發得金觀音像金數珠百八顆金一條重一兩上刻十分

水行入挑  
器左傳  
合切

金三字一面刻申字壙石書琴夫士墓山谷筆  
今不知所在墓跡猶存佛殿疑卽其爲尼後住  
處飯畢至畫石畫石西山仙人許遠遊所棲石  
參差立作飛動狀下瞰南溪宛轉如映竹篴往  
來此臨安第一佳處也上有文昌祠石旁爲土  
地祠高氏族三人移榼待于此大熱忽雨因就  
土地祠避之且盡主人之意雨止乃歸渡蘭嶺  
橋據溪五洞亞于竹林雨後山色甚佳擬以明  
日至東目是日主人張樂設宴廿七日晨發過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六一

東岳祠松甚奇古殊非平土中物吳興慎御史  
欲移之土人不可而止過石塢嶺斷石卓立樹  
出石間絕可愛循石壁而行里許始盡望見兩  
天目隱隱雲際過葫蘆嶺一名獲龍步行嶺甚  
奇曲三十里至九折而盡高氏潘村莊莊傍有  
普信寺將至遇雨午飯畢主人辭歸雨中行十  
餘里山勢曲折綠陰如沐居民數十家夾路值  
銀杏樹樹盡而得昭明菴在東目之麓菴以昭  
明太子爲護伽藍神宿樓中今日塗中景物大

陸字書不  
徒音斗  
崖壁  
絕

勝廿八日遣西墅輿夫還約西目將返時呼之  
留三人荷擔僧倍行申甫指山前取道而樵人  
指一逕謂必從此勉從之初甚險仄時逢陡絕  
處狂顧無地賴手中綠玉幸不困一二里始得  
大道怡然平衍不覺此身已離地數千百尺俯  
觀底下雲霧隱隱遙望西峰淺黛微出且行且  
憩時聞蘭蕙香甚烈約數百步至第一亭坐良  
久復行始令童子執蓋而身移策步益仙仙有  
排雲御風之勢又數里得一亭申甫子晉行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七

顧余與伯遠留坐少頃卽所謂且止亭者也自  
此峰嵐映蔽不復能望西峰而仰眺東峰頂相  
亦不可得泉流石間潺潺聒耳又數里至臨流  
亭申甫子晉寺僧慧下山相迎與昭明菴僧倍  
行者俱集于此慧能誦時賢紀遊詩詢以山中  
景物應對頗悉亭舊名臨流張太史改爲觀瀑  
余叩瀑布所在僧指石間如素練蜿蜒平漫而  
出似不成瀑意頗輕之再轉百步許見兩崖間  
噴雪驚雷明滅數十百丈真瀑布也據垂虹橋

坐觀久之寒氣迫人不忍捨去因憶青蓮海風  
吹不斷山月照還空之句共嘆以爲奇燕公日  
照虹蜺似天清風雨聞佳則佳矣與青蓮便有  
王種臣種之別瀑布下注成沼卽蛟龍池雲雨  
從其中出自此漸入佳境古木數十章扶疎夾  
路大者三四圍俗謂之溫杉修竹映帶蒼翠溢  
目名藥奇卉隨地而芳决非是人境僧數人執  
香迎于林際因導而前里許至昭明禪寺梁大  
同元年昭明入此修煉遂成叢林寶誌公亦曾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八

居之寺肖二像遂更衣禮佛僧次第揖內一僧  
作鄉語詢之爲吾郡天寧竺源上人曾爲際關  
主侍者住此四十年矣今已七十餘歲供南藏  
銅殿鍾甚佳白下鑄成併羅漢十八尊俱國初  
造先年正殿災羅漢僅存降龍伏虎今在梁上  
殿左爲千佛閣誌公堂右爲方丈禪堂乃從殿  
右至一精舍舊無額張太史定爲回光菴有泉  
一掬卽洗眼池相傳昭明太子分金剛般若後  
雙眼忽盲從此洗眼忽開其一尋路而降得奇

石竅空飛突其下陰厓數十仞立坐良久信步  
得一險逕乃夏月瀑流所經處扳扶行百許步  
始得橫道而返時日尚未晡欲休足力爲明日  
登頂具不敢貪他奇宿禪堂後小樓樓二余占  
其右客占其左臥聞鐘聲甚清遠廿九晨發里  
許至西殿張太史改爲白雲窩有留詠自此而  
登二里許至昭明太子分經臺甚軒敞臺上三  
松亭亭如蓋數里外皆見之有小菴數椽閩僧  
居此跪誦法華甚虔右爲煉丹泉泉僅一掬昭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九

明前身作樂音大士時煉丹處也自此而上鳥  
道甚艱大得杖力先至小仙峰巨石林立仄足  
橫道進爲中仙峰遂至大仙峰乃東目絕頂高  
寒加綿迴眺西目蒼翠欲連雲物在下峰巒蔽  
虧然振衣豁目大是神王僧云天氣清明可望  
東海坐石間良久僧進胡餅敲火煮茗飲而下  
下數十步見大石纍纍如亂雲又一峰特出勢  
若飛動題姓名年月徘徊久之而下至小峰僧  
指就初路余與子晉探奇別忽至幽處見松身

幹甚怪中一幹直上右一幹橫出左一幹下垂  
偃蹇飛搏之狀堪入名筆三十日雨四月一日  
伯遠別去子晉送至垂虹橋歸詫雨中瀑布更  
奇下見雲氣倏起倏滅乍濃乍淡妙不可言初  
二日晚晴同諸君至垂虹觀瀑布適昭明菴僧  
送酒至子晉申甫喜甚是日晤阮生正卿於潛  
人初三日阮生同行從寺左踰山三折而至黑  
驢菴當門古松二十餘章甚幽勝宋乾道間希  
都禪師開山閉戶不出畜黑驢一頭下山乞食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一日供不至知爲虎所食師舉念頃山中虎一  
一至前俱妥尾去獨一虎蹲伏不敢動師云食  
驢事姑置但不許汝輩在此自茲一山無虎患  
竺源上人選勝居此菴後有石壁數丈源築臺  
其下殊可晏坐自菴左緣溪亂石取道而東一  
牛鳴許叢木疎籬間爲平溪菴余偶成一絕遂  
書壁上菴結于高衲東溟溟有戒德每欲下山  
龍輒興雲雨見形留之過此爲寶珠峰無奇僧  
道余沿溪至玉劍泉余更欲泝溪僧云其上爲

大龍困詢佳處見怪石如林溪聲怒號夔絕人境僧挽余右余仰見危巖陡峭直前不顧從溪流亂石上點足而行百許武業已過危巖而飛流澆澗巨石如人如獸如器物不下千指紛紛奪目入東目以來所未見因選石題云最勝泉石識姓名年月徘徊嘆賞久之僧云此卽響鑪自此三十里可至龍須菴高峰禪師初住處亦異境也他日欲從青嶺取道姑置之比至大龍困從廣二丈仰納飛流深不可測僧云其中常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一

起五彩光怪垂虹橋下瀑布所入蛟龍池起霧一點俄而滿空漸布漸斂復至一點則入此池常聞徑山龍以山讓國一爲道場而退居東天目當卽此處自此沿溪卽平溪菴故道過菴數十步湍流中數石纍起樹生石上雖小而奇申甫猖披先至余輩從之題云奇木石乃行里許一石斜當路予晉先登失脚幾墮厓底余輩俱按轡而過披草徑自高而下幾百餘武窮厓際爲王劔泉厓高二十仞水從上落臥石數尺如

檻當之湍流過其上如劔齒痕數十隱隱下注  
作回旋而去僧津津詫此爲最勝索余留題然  
視響鑪則下駟矣因題云羅漢泉石聲聞人證  
此爲極果安知菩薩界哉阮生云泝此而上爲  
下龍池甚勝乃從溪流亂石間取道二三十步  
而達余從阮生先登諸君以次至視上龍稍寬  
五之一而奇過之懸流下激作飛霧襲人因題  
飛霧二字石上池際石赤如硃砂厓壁峭立不  
可扳附僧欲自池左而還黑驢而余必欲一至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二

飛橋子晉再跌幾墮水中遂怯不進余甚奮從  
阮生覓路一二處稍險比至飛橋僅一石橫據  
厓際無險亦無奇無何申甫亦至飛橋與臨流  
亭相對向坐亭上見素練蜿蜒而出者卽過飛  
橋溪流也歸且至平溪見子晉季象坐大石上  
欲詭言飛橋之勝而爲申甫所露過所題奇木  
石處語二君飛橋當遠讓此然非親到終不斷  
疑安得向上事如到飛橋時耶小憇平溪僧進  
茗飲返黑驢源上人具供麵甚佳返昭明寺日

正中季象云兩天目西以石勝東以泉勝惟溫之鴈蕩兼泉石之勝余曰君至鴈蕩否曰未嘗至以圖知之余曰非鴈蕩也然泉勝一語足以盡東目矣東目泉自絕頂而下至小仙峰分爲二其左出者漚爲上下龍池白龍池王劍泉而渡飛橋其右出者爲瀑布經垂虹橋至臨流亭之下兩泉合而漚爲蛟龍池右短左長勝俱在左遊人至東目卽大仙峰罕有登者况響鑪龍池諸勝乎大仙無甚奇但登山不至頂如謁客

但至廳堂至于二八靡麗百物珍怪必在深宮曲房非窮搜不能披睹如麤醜奴婢階前屋後物何足比數而僮父眼中遂爲奇特此如入石家廁而曰誤入卿內良可笑也前此遊客無論伯遠業回來而不能待空手而歸耳五宿昭明寺三日阻雨霧半日而遍諸勝惟蛟龍池不及到可以意得觀止矣而西目之勝遂勃勃意中僧固留不得薄暮下山阮生源上人送至臨流亭而別覺甚依依遵大路而行倏忽且達見暮

雲英英起於山下而峰頂歷歷可辨此景亦足稱奇既下山麓慧上人者導從小路里許至昭明菴宿焉五日供具頗累寺僧僧貧甚有瘠田荒山若干畝不足自給而任糧里之役及賓旅掛塔之費近復以茶受縣官徵索苦不可言償之金堅不受所產茶亦佳而不善炒製色味遂減笋亦佳烹之必入油醋遂不可食季象菜腹苦之尤甚寺不設酒供子晉申甫自命酒人旦夕不能缺賴西墅主人肩致幸不乏絕此行伴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四

侶俱翩翩才情無一俗物子晉申甫酒癖季象香癖茶癖子晉亦有之而未成癖三人者俱嗜一木一石之奇以爲珍玩遍山搜抉九節蘭小松映山紅等物得之驚呼誇詫相奪以爲笑自臨安至東日廳事前必設一橫几飲客必用漿水酒味濃甘令人嘔逆客將去始進老酒謂之催客酒賤青菜不入羹浴廁必共室熱行勞倦勢不免浴無奈掩鼻何浴罷進一二酌申甫子晉屢浮大白與季象俱就寢余獨秉燭鍵關追

憶五日踪跡而書之謂東目之勝觀止已矣丁亥四月初三夜記

初四日早發老僧道云大路至雙清莊甚遠乃取間道子晉甚難之南渡包嶺甚陡峻數十步一憩十餘憩再渡一嶺視包嶺稍夷新竹數百竿掩映村舍休樹下令老僧乞茶入門見處女而返其家母女同居母出途不得茶子晉欲自乞余稱毗尼止之遂行數折而下徑甚艱澁見溪流從亂石中出甚闊諸君子未免從蒼頭肩負而余獨蹇裳溪從西天目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五

來爲萬水之門戶滙爲塘子潭深不可測土人云以舫餘線墮石探之線盡而不可極溪身曲折如盤蛇後復一再渡石可受足不至濡濕自早發至涉溪始及半路然已不下十里餘矣前見民居數十家爲街前村一石突立水口頗似灑灑因以孤根題之併識姓名年月自此而前路俱坦夷老僧覓沽一壺坐水碓旁一吸而盡余已沾醉過朱陀嶺嶺出銀鑛坦而長闊五里始盡有亭跨澗所謂華橋華亭竹樹陰森亂石

林立四面峰翠欲滴憇久之約二里許至頂過  
嶺復二里許有亭少進爲七星石禪居鱗次約  
百餘椽爲雙清莊一曰浮玉禪林浮玉天目別  
名也主僧欵接甚恭其後有太子菴洗眼池昭  
明於東目洗眼開其一於此復開其一故云雙  
清樓閣相望而俱爲諸阮讀書余輩臥榻所頗  
不稱邂逅三阮以所編天目誌見遺雖無倫序  
而事跡頗悉初五早發雙清迎溪流覓路而上  
怪石如星如雲以千萬數碁置溪中歷五亭至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六

千丈巖禮高峰塔初過第二亭見一石立響水  
中舊名響水巖水激石下如沸題曰谷雲第三  
亭踰小橋曰半山橋古栢下仰望石壁奇峭意  
頗飛動僧指云此卽立玉亭後爲西方菴在東  
目時申甫云西目奇甚類吳山紫陽面目而巨  
至此嘆賞以爲知言僧指一徑曰東塢菴不及  
到道右大石上下各一曰觀音巖第四亭名眠  
牛亭後大石曰眠牛石相傳高峰過此聞牛鳴  
而住故云然牛鳴佳何云眠牛也與眠牛栢

紫音結  
度也約束而  
知大小約束而

望一石蹲立如怒蛙苔衣遍身其半面尤異題  
曰半面雲過此蒼松數株枝幹奇古有大杉絮  
之得六圍陰映道左異香撲鼻再越一亭尋石  
蹬而下卽獅子巖也舊爲張公洞下臨絕壑高  
峰祖師於此叅雪巖欽後結死關於此今塔全  
身號開山塔院有僧居之懸厓置屋層累而上  
大是佳境遂爲旅次矣禮塔後穿僧厨而西爲  
張公舍石巖飛空橫覆數十丈可藏千人自此  
而上有地一二畝甚平行可以築菴卽獅子巖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絕音駝  
行日

頂也迤東一二百步見石笋凌空倚立曰玉柱  
峰上有矮松甚古山民取石耳常至其上可以  
眺江豈前身猿猱耶進之爲普同塔有大杉四  
圍外爲真氣洞冬月有氣一縷從其中出又進  
之稍北爲中峰塔院殿甚壯麗有經一藏燬于  
火今重建而塔尚未飾祖師石像甚古有大杉  
四圍又東爲斷厓塔院又東爲師子寺有經閣  
及殿殿亦十年前重建像設甚妍麗扁曰人世  
蓬萊亟命以大雄寶殿易之又東爲幻住菴中

峰住處皆以幻名占地雖勝而屋舍甚陋稍南  
亂石如筭離立絕壑大類馬鬣因題之曰馬鬣  
雲卽中峰三年立禪處舊爲立玉亭今廢右畔  
有僧屋數椽一入啜茶自此至西方菴一徑如  
髮下臨無際斷處綴以木甚險甚奇菴僧無窮  
無涯曾事遍容和尚持水齋三年影不出山亦  
高行沙門也四面俱奇峰峭壁夔絕入境後一  
峰卓起者題曰險絕前一峰瓌空俯瞰者題曰  
懸崖撒手乃從龍門取路面返龍門者兩山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八

合中通一痕可走自立玉亭至龍門怪石如籜  
如獸如劔戟者林林千指奇松如畫者無算先  
過第四亭時見四松以爲希有至此恍然失矣  
旣至千丈巖初月娟娟已宿巖際粥後從諸君  
子至第五亭觀之所向背月行百餘武乃知其  
誤歸而倚檻西望月尚未落也初六日至重雲  
菴著衣亭亭結構甚古如新沐不受一塵其前  
平地數丈有高麗僧真際髮塔際初名版的達  
叅中峰落髮此其藏髮處也先時大殿在此殿

移後乃建亭尋路從斷崖塔院而北三里見大石卓立如屏橫亘十餘丈復有斜石支之中斷而不仆真奇觀也再上二三里卽爲絕頂雲氣如烟如霧聚爲一抹英英在下其上石笋成林或立或臥或斜瞰欲飛不可名狀而世俗以意強名之或雅或鄙得一漏十無足取也曰石菴者一石橫蓋可容一二人相傳爲仙人住處自此取西道而下數十步見石片片如鋸出者無筭俗傳以爲仙人所鋸登頂所見石屏石板最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九

奇自峰右至仙殿純土無石路甚陡滑且無奇跡僧業欲至其處中火勉從之行旣至惟俗屋數楹而已飯畢從大路東稍有亂石而頑行四五里俱髡無樹走烈日中再踰嶺遙見山圍叢樹如簇卽昨所歷諸勝處不啻如渴人得飲蓋西峰最奇爲千丈巖西方菴玉立亭競爽爭妍周遭不盈數里其左右兩腋如椎朴野人入市舉止羞澁不足觀矣日晡歸千丈巖小憩復同子晉從張公巖覓路探象鼻峰之奇峰處懸崖

間非樵採不至。遊客縣望而已。余與子晉披棘  
捫樹而登之。晏坐頃許。申甫自上相呼。聞下應  
了不知所在。久之乃悟。竟不能從也。乃索筆題  
幽占堆雲處。於石已。余自上返。而子晉貪奇。復  
前。直至象鼻。陡絕處。久憇而下。薄暮。高百三十  
六丈。送酒肴及米至。足爲山中數日之資。亦一  
快也。初七日。自巖右覓路。至活埋菴。俯視象鼻。  
青松夾道。北望千丈巖層閣。空高映眉睫。菴  
爲中峰。晏坐處。相對香爐峰。東暉上人居之。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一

善結屋。窓牖阨塞。頗損真境。然款客甚篤。香爐  
峰。頗饒奇松怪石。從菴左覓路登之。乃爲三峰。  
其平處可以築亭。其勝亦千丈巖伯仲也。是日  
雨。坐飛雲閣。遠眺烟雲四合。時露嵐麓。班班如  
浪。大是奇觀。初八日醒時。窓隙見白光。晃耀疑  
爲雪。起披衣推窓視之。則雲氣也。漫漫蔽空。如  
初開甌狀。咫尺巖阿。化爲烏有。儼然白銀世界。  
忽時明露。峰尖遠翠。可挹。乍開乍合。乍疑乍飛。  
倏忽萬狀。信非化工。不能爲也。是日雨至晚。欲

霽雲竇中微見帝青鬱藍遠峰挾斷雲一抹如  
紫磨金自南迤東冉冉而上天際復現彩虹數  
尺既滅復現奇雲如赤珠砂班俯視峰巒歷歷  
如白玉盤中疊翡翠狀近一峰獨作嬾綠白雲  
如堆乍小乍大閃爍點綴爭奇鬪巧應接不暇  
此生平第一佳觀也夜復雨

初九日竟日雨不辨山色眞實居士自東西天  
目返臨安之西墅且理策向徑山而主人固留  
之又爲褚明府所物色遂以五宿了酒肉債稍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快意者竹林橋明月耳十六日戒行與周生申  
甫樂生子晉陳生季象俱二十里至高陸飯於  
鄭氏主人母家也又十餘里至山麓乃舍車而  
步踰風嘯嶺遙見浮屠卓立雲際乍隱乍見役  
人曰此徑山塔也盤屈而上凡數里地忽平竹  
樹甚茂二百步許得僧屋如魚鱗焉僧人迎余  
因道至寺五峰離立如攢手指而寺藏其中平  
衍深密下望不可見舊爲龍湫浩汗莫測國一  
以聖師記止此一老翁合掌曰吾龍也願以此

地延師而退居東天目但留一竇歲以出入可耳忽不見遂爲平地因建道場今庭左一竇是也因入殿禮佛殿左右各二厨貯南本大藏而元本舊藏業已毀廢僅存其五之一爲二厨貯殿後僧指此虞進士所手理蓋長孺也又戒余此布石處下爲藏經理之以鎮壓龍湫者余遂巡避之余問國一而下祖塔所在有湮沒不能辨認者乃道余循寺右而行至一處扁曰妙喜菴爲宋孝宗御書內龕大慧像後爲骨塔余合快雪堂集

卷之二七

三十一

掌禮訖乃至僧房憇息主僧爲嘉善之風涇人年八十七耳聾不解應對而和氣可掬所居樓亦爽塏子晉季象以倦求臥俄酣熟撼之不動僧方理厨餽而日尚未晡余奮欲登凌霄峰凌霄峰者山之絕頂余嘗聞密藏師兄欲掩關其上知爲勝處問其途僅三四里但險側不易行余謂申甫曰吾獨一試之卽佳君與陳樂晨往可也申甫不可兩人者從三僧三蒼頭自山南覓路繞山屈曲而行乍夷乍險路且半復行叢

篠中或欹側不受趾百折而達峰頂頂爲二峰  
中有平地數丈茅屋數椽一僧居之延余入坐  
余欲窮最高處不暇顧也乃覓草徑而上復行  
百許步乃爲絕頂萬山隱隱東天目騰舞而來  
余彷彿見之申甫指東天目近處有峰如雲影  
而銳爲西天目余則不能見也羣山蜿蜒自西  
而東者幾數十百支或偃或起或斷或連明滅  
於烟靄間而不可數隱約虛無中意想錢江海  
門烟火城郭蓋氣清目朗庶幾得之而非余境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三

界也此峰凡五降爲丈人峰寺之主山徘徊瞻  
望久之乃返憇菴所叩其僧知爲蜀人今歲始  
至曾於月亭法師會下聽華嚴大鈔餘非所及  
一僧云登峰有二徑頃所由爲南道北道由菴  
蒲田而下最夷穩從之行三里至傳衣菴月亭  
法師所構其後爲萬松塔月亭師也憇久之乃  
從菴蒲田繞鵬搏峰之後入竹徑中蒼翠掩映  
里許而還宿處則主僧設湯浴晚饌待久矣因  
誇凌霄之勝於三君而申甫亦小倦偃臥濟勝

之具余可以驕人矣十七早自殿右覓路禮國  
一像喝石巖在焉初爲石屏國一常憇息處從  
慧者神僧也謁國一願落髮爲法門解厄問所  
習云持俱胝神咒最驗試之喝石石忽離立分  
爲三遂至京師與道士步刀梯而勝法門賴之  
蓋大悲化身也尋東徑而上有土阜隆然曰靈  
雞冢國一時聽法雞也不食生類比尅召哀鳴  
三日而死又上爲端元叟放生池其右約元叟  
寂照堂塔在其上規制甚麗登之南望蒼翠披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七

十四

露扈以烟雲甚可豁目元叟生于元季卽楚石  
琦師嗣法師有元人碑八分書甚工惜燬於火  
作龜折狀欲崩未崩叩他師埋骨處僧語支離  
不復可踪矣傷哉再至大殿禮佛登鐘樓撞鐘  
數下聲殷殷甚巨當聞二十里早飯畢寺左下  
山竹樹夾道殊勝昨路行數里至山麓登小輿  
循澗而行水碓鱗次聲如雷霆兩山迴合似無  
路可出繞百折而始開忽焉入村忽焉繞溪忽  
焉田塍忽焉林阜千態萬狀二十里而至常樂

舟若寺過中又二十里至餘杭令楊君邀余舍  
公館余不可乃之法喜寺寺僧知客者方張樂  
賽神却客不納余目其醉態不與言引避他僧  
舍俄而令君至余待公服不時出迎良久始得  
備賓主禮令君出三博士復來次第報之宿郭  
外任氏申甫親也其居湫隘近市勉而就之待  
晨爲洞霄行矣

快雪堂集

卷之二十七

五

景為洞霄行矣

長升丸申甫時少其氣將欲出而歸之  
謝實主甄令君出三軒士莫來入尋購之商  
舍知而令君至余待公服不時出迎良久始得  
賽輒味客不離余目其酒態不與言引避他  
舍余不問以之甚喜寺僧味客清香衣紫樂

又三十里至餘杭令楊君邀余舍

09666

